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始末

曆辛亥京察記事始末卷之六

汝南周念祖纂

南京吏部右侍郎史繼偕為溺職久懷歸休隱
義當央退懇乞
聖明亟賜罷斥以避賢路以釋疑端事臣待罪南銓
適當計吏自惟責重望輕惴惴恒慮弗任故先期
而請謝故事而請黜未蒙　俞允勉强就列屬大
僚多曠併攝他曹更弗任是憂而委篆無人不敢
輒輕言去姑守府以候黜用諸臣班列稍充以病
上請臣之志也頃閱邸報有戶部主事賀烺指論南

京湖廣道御史周達之疏所涉事情蹊徑多端無

干于臣臣不能知獨謂周達之謀本于徐兆魁兆

魁之謀又本于臣臣直接輔臣李廷機之脈曲求

不去俟臣以續其傳此關臣大節不得不辨夫輔

臣被口語在四年前是時臣猶五品末僚循資而

上臣居最後輔臣不去果為待臣乎兆魁發難于

淮上是時臣身在李門有意為臣地乎年來南北

各天從何結託憑誰呼應如一線相通必不能掩

于鄆人之路隸人之口邏者當伺而獲之用為左

証而徒穿鑿以疑弄運籌等語望空相射也周達

之于兆魁其分誼職不能知若職之于逹自循例交拜之外未嘗私面一語即賀艱亦謂逹新從蜀來則其交匪淺其合匪素固自可見而輙敢以挺撥未便之言貸口而遂授諸交疎之御史遂公然嗾之職即愚耳逹不應爲職所愚若是恐逹亦未肯甘爲職任此功首逆輔臣雖職桑梓而四年落莫廦剎棲身有何氣力能擠職揆地横擠之跡無據而以職欲言之艱非職何以能知職之欲如職非艱而妄揣艱之欲其可乎宦業無足饑職而搜及田里職先臣朝宜先叔臣朝官雙陟金榜則誠

有之先臣所遺職兄弟兩田數十鍾不足餬口職
叨第二十餘載田產有何增加其在魚鱗冊一
覈可見職子年踰而立職不欲使與寒士爭進濫
冒巾衿而謂任其聚徒掠貨職鄉非不毛之地官
司何在而聽爲化外之民耶職即自處不敢後于
鄉人月且有眞鄉人之善者宦游京師不乏烺試
質而問之將無悔其言之過也烺之發論原不爲
此不過揷入一段以助波瀾而喫緊根苗全在祭
事乃祭事之竣已久果有遺書須待今日職切
其得此晩矣斯文不足辨也而職區區謬有一

以修諸臣夫黨錮之論瞉禍　國家然而天下一
君四海一國秦楚吳越總在遍遶之中何黨之分
毋爲附而同亦毋爲判而異則不若盡捐黨字絕
媒去囮職又見比來言人者與言于人者有一事
必推其指授之所從來無論果否得情總屬逆億
職即知之固不忍以相加遺而職愚實不能知也
則又何言焉惟是職德薄力輶處非其據加以越
俎治事用遺所習焦心瘁形舊疾頻作頭輒胃脇
無所不纍楚日青併發發輒數旬終成廢痼伏乞
皇上特賜罷斥放田山林及時

召用名德之臣輔理元化毋使言者得借以爲資而
衆正並斥後薪無蹤處之跡前魚無不收之慮庶
疑府冰釋
泰運弘開職沒齒含糗奚裨
恩無極職下情不任竦息待　命之至
壬子正月廿九日

南京湖廣道御史周達為勞貲愈肆奸計愈明伏

祈

聖明矜勘早堲邪說事臣前具疏糸論于玉立沈正宗徐縉芳非臣臆說南中大小臣工清議一口無不以臣言為當者忽接邸報見沈正宗有疏矣徐縉芳有揭矣此二臣者不過支吾搪抵之詞固無足恠惟是戶部福建司主事賀烺者可異耳臣言官也風聞言事是其職掌儻言之不當自有科道官互相駁正何為而出於戶曹新進之賀烺哉玉立與烺為親故烺為江南富室玉立貸其財行謀

結納販奇貨而市美官久矣懷父賀學仁係貴州
[illegible]曾累科臣段然名掛彈章者懷又曾借玉立[illegible]
諜營幹科場始進不正天下人人能言之今偶明
甲第猶恐人議其後故意爲潑賴之狀以制人抑
且挺身以荅玉立之私恩者也殊不足與深辨但
其言多誣罔臣敢就其跡而折之玉立之歸也因
與吏部官交通曾許私書藏於沈令譽家被搜出
呈
御覽奉　旨斥逐者也與郭正域革體全然不同乃
卒擠一處不幾以醜類之輩唐突西子哉今玉立

秘書尚在　御前而賀烺乃以比之正域欺一

皇上乎欺天下乎玉立歸家縉紳不齒不知七八年
來何以附入東林澤釁而蒙虎皮則玉立之作用
可知矣年來未有召還之　旨乃不次推遷倏而
禮部未幾而吏部又未幾而尚寶丞矣以林下一
小臣而兩年之間三更名位是舉建言被謫諸臣
所爲老死山林曾不得蒙敘用者玉立若取諸寄
惟其熱中娟嫉是以有此則玉立之氣力可知矣
又且大作風浪賡肆羅織或緘書或屬草或借交
反激百計求黍徐兆魁王紹徽劉國縉喬應甲等

殆無虛日以歸休之人而借人害人殺人媚人則
臣所謂託跡山林遙制　國是者是耶非耶又聞
一年之內在家無幾東奔西馳南來北往所過郡
邑大為騷動此其為人竟是投闞抵壁戰國間奔
娼食客之流臣以終南目之猶為溢美而貪煩為
羣情不服以此二字為坑不知代秦出力坑卒坑
儒者誰耶最可哂者東林非
勑賜之名諸人非欽選之輩每一齒及便若衆輿之
不可指斥者此何世界也據臣評論顧憲成自是
賢者最為淮撫一一書自是美玉瑕玷但聞書稿出

自他人强憲成出名代上者也是舉也聞玉立亦以為失算臣何敢為之誣又何敢以是病憲成第憲成果賢東林中亦是多賢如玉立者萬萬非其倚也若以東林而欲擡舉于玉立聞玉立家養有刺客飛盜以備用然則刺客飛盜抑將以東林故稱賢耶賀烺不過東林中厮養護法小么麼耳動輒以司馬清流之說鉗制人口欲何為乎尤可駭者今者私人之黨各有擁戴枚卜之舉或屬意於詞林之中或屬意於詞林之外玉立其謀主也臣慮黨與成於下主勢孤於上故以金甌覆名之事

而歸之
聖意之有專屬惟
聖意不可窺測故臣望
陛下獨斷以杜私黨耳乃賀烺反以臣疏
聖意專屬之語爲他人勸進何其覬覦宸嚴而更欲
他屬哉此人臣欺玩之大罪也賀烺只知爲王立
作鷹犬不暇檢點矣至謂臣疏逗遛旬日始上臣
封事甚秘賀烺知臣拜疏何日傳閣前疏至都者
何人非用計邏伺何由而知臣疏逗遛哉若乃疏
中所揩史繼偕徐兆魁此二臣者在繼偕臣與公

會大衆中一見在兆魁臣未有半面之識而許之誅始於兆魁兆魁等之誅本於繼偕臣誠不得其解第聞南中人言玉立以祭典不得行其言致恨史繼偕以祭論東林與淮撫致恨徐兆魁久已有此一段殺機勃勃欲發今忽藉臣疏引出爾爾臣自有辨白臣不能爲之辨亦無庸辨總付之公論耳嗟嗟臣之前疏觸於公論抑鬱故

國是淆亂不得不言不意賀烺肆口詈臣臣故復詳述如此玉立儻有良心只當怨賀烺不當怨臣也然玉立穢狀罄竹難書臣尚不欲傷雅道儻賀烺

再能出口臣爲
朝廷除此奸黨有利社稷復何所顧忌哉至於沈一
貫李廷機復出等語業已臭腐爲海內厭聞久矣
臣可置之不折也伏乞
聖明速奮乾斷將臣前後疏併賀烺史繼偕徐兆魁
諸疏
勑下九卿科道從公勘議如果臣爲誣罔甘受言
之誅如賀烺果屬黨邪嚴示出位之戒不惟臣區
區公論得以少申而鄭繼芳王紹徽心事亦得以
自明庶陰邪小人不得肆其毒矣世道人心幸甚

煩瀆
宸嚴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壬子二月初十日

[illegible]

[illegible]

浙江巡按鄭繼芳爲詭諂侍黨與之多敢爲一網之計汚蔑言官獻媚當路懇祈
聖明據事發勘以昭法紀以正人心以定 國是事
臣蒙昧不善逢時戇愚惟知報
主一自受任以來首觸姦貪不顧反噬之禍自後假書突出而亟伐其謀考察未公而力救其失皆仰大有權力者之忌亦惟恃有
聖明在上公論在下不欲使盛世乏敢言之臣而黨奸若卒至箝天下之口但奸人之始謀未遂將轉謀蜚言幾使 清明之朝魑魅魍魎充路而遺譏

無窮臣茲因事敘其始末以及誣枉可乎蓋假書原謀陷臣與劉國縉王紹徽三人耳當其敗露之日徐縉芳沈正宗皆與臣爭相辯駁者也有既具

在

御前又臣疏內曾有半以其賄結東林不肖者一語當日即有向臣言者曰輕犯東林其受禍必係臣曰東林固多賢者茲特言其不肖者耳說者又曰惟其犯不肖者此禍之所以慘且速也未幾果于八月間正宗即借先年之佑計強欲誣臣又捏無影之居閒併誣紹徽毋論人人洞燭其邪謀即彼

黨者亦且謂其爲失着矣所以臣只據理一言以破其謬謂估未經題銀未經領賄何通乎今正宗辦周達之疏又謂辦臣疏至無以爲解不過該之營將之欺蔽夫營將之欺蔽是正宗疏中罪營將之言臣不過引以證之餘意耳所解豈其在此乃賀熾又謂臣辯疏辭已窮夫當此羣邪旁囂之日不患窮於詞惟患窮於理理若直一言可剖理未直卽千萬言何益今臣再略爲言之大凡通賄者未有不終其事以結受賄之局而行賄者未有不遂其謀以償所費之賄乃臣自估計退差之

後至今再不經心各役三年以來亦未知其分文未領臣若有私臣卽相忌各役肯相忌乎況用賄乃欲求增于例外而臣反于舊例減之蓋從來盛朝未有減于舊例而每項付減去銀八兩有零自臣始後之得以遞減者臣實開之前之不難任怨後者不爲無功歷歷有原冊可查必坐臣以受賄誰其信之若謂有增議之條例在當日該部何不以條例並開也今又該謂各役之欠債似有因夫都民被商役之累久矣臣之祖父卽以商破家者也一經僉報無有不借債以故旦夕逃亡並正

宗所謂徽歷甲商匠欠債乎彼即貢爲誘買之計許其領銀竟其追債然人各有良心豈即妄自承認以誣夙所砥礪之臣無者決不能以爲有況數月以來豈不分外體訪果何名何姓竟誰其人功此理甚明人所共曉多言何爲先是朱一桂有不平之鳴即以倒轉處一桂今周建再有不平之鳴而正宗等又且誣及徐兆魁併及王南察之史繼偕夫一桂兆魁政與臣皆爭察事者而繼偕又不受私書以至察於南者皆與北察相犯故不借此行媚不能一網盡收盡從古小人希冀于進未有

不以䧟行讒以讒成䧟而奸雄之驅除善類以空人國亦未嘗不收儉巧傾危之輩以備橫噬之用者是向來徧在言路近見言路計窮其司耳目者終必顧名義不若部司之途廣而躁進者易爲使也故一無忌憚若此耳臣以久困於吳越之間始識時局未嘗不仰東林之多賢又未嘗不惜東林之濫容匪人卒壞世道併壞東林也即以于玉立言之有謂其才具虛憍性善雄俠其家財力足以收養亡命其人機智足以結納死友依傍講學之逸賢大肆傾䧟之浮氣遠交將大用之老成車騎

紛馳道路近收小有才之新進鷹犬盡入藩籬淺
人之夙負賢名者以為名高媢嫉人之大有權勢
者以為厚實羣兇供其頤使大臣墮其牢籠年來
無儆不報無怨不酬無遠近親疎為其所驅殺殆
盡天下莫不惕于斯人之威力而兩大之勢已成
此盛世之大辱而人世之非常也所以然者以
皇上從來虛明為治惟恐人竊弄其權後且察議論
之偏排擊太過終不欲人陰借以為用一切直以
寬大容之然不知以優容成廢弛以廢弛成旁落
致使草野之間竊持太阿之柄儼然樹造制之幟

而爲躍冶者所歸也幸而近聞諸賢慮其造禍必
大業已分斥玉立于東林之外此將大臣未必不
覺悟其假借肆毒之非將以禍身禍　國有妨於
一已遭時之事業無奈其獻諂者榮之羣小倚强
附之而不已也此或周逵有激于衷者耶今欲小
破其機局亦惟是伏祈
皇上赫然電斷將沈正宗賀烺諭臣與紹繳估計居
閒之說
勑下部院科道從公會勘一或贓跡有據即將臣等
重加究擬雖置之斧鉞無所逃非如挾私羅織借

事鴐誣汚人名節以固黨與則自有明律在一經
重創將讒邪自消偏重之局可破而蕩平之治成
矣臣杜門乞休已久慰臣者皆曰惟緘口可以弭
禍臣曰人皆有避禍之時惟言官不可有避禍之
心避禍則趨利將何所不至於 國家何利焉今
禍且日逼不止於臣之一身矣故畧陳其事以
請會揭如此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壬子二月十四日

原任浙江道監察御史今陞陝西寧夏兵糧副使

喬應甲爲臣病轉劇新

命久稽謹再直陳不能赴任之由仰祈

聖鑒事臣以浙江道御史陞轉寧夏副使連章上

請未蒙

天聽以時情觀之未免以重內輕外爲臣疑不知御史七品郎官耳一旦由七品而四品由郎官而方面有何不可且人臣苟可圖報宜無擇地本朝固多宏碩豈由京堂臣于此察之審矣籌已熟矣然臣今日所以必不能赴任者有萬不得已者奪

其情其說蓋有五焉臣竊爲
皇上陳之臣前歲曾乞外轉爲臣父母年高冀得就
近地迎養緣臣職以盡乎情上願也今寧夏去臣
家二千里外又係邊方臣父母必不能跋涉遠行
臣安能遺親獨往臣之不能去者一邊方用兵機
事也易曰機事不密則害成臣快口直腸遇事便
言無能囁嚅以待吏部以此推臣人地兩不相宜
徒取充位以速官謗臣之自知甚明何敢爲　朝
廷諱誤邊方事臣之不能去者二臣參淮撫公論
雖云久明而錢神力大鷹犬成羣獻媚假手挾孫

太宰以行一網打盡之計如丁元薦輩日須有徒
誰實爲之冰山寧復還思攸日又如周道昌爲毀
爲譽當烹當封之言影響含糊尤令人莫測似此
淆亂無復主持屬目多風波之途投足有羅網之
慮臣之不能去者三銓部職掌京察屬考功年例
推陞屬文選往時年例待京察後數日方舉去年
京察本與年例本同日封進考功司郎中王宗賢
附權害正自知公論難逃又見同司同僚救正者
衆乃陽推文選司調好了好了推列選司處去了
夫以七品小臣該處即處何嫌何疑乃陽避而陰

持機裝而巧弄不處之處是誠何心假公借私成
甚體段故塞臺諫倡言之路徒快權奸報復之私
臣志願疑違涓埃難報臣之不能去者四臣以御
史陞副使孫太宰所謂腰金衣紫貴列方面者一
正一陪自是定規乃從摘叅七人中帶臣姓名槩
擬
聖旨知道了既非弃點正又非點陪從來無此舊規誰
不知爲詭計播弄若此夫懷才抱德之士方思高
蹈遠引之不暇尚敢靦顏就列長爲忌者所側目
此臣之不能去者五夫臣有此五不去而又病在

筋骨步履艱難即庭除咫尺之間扶掖須人每遇
二親壽日新年惟率弟侄代致一觴猶不能以一
拜一跪成禮他可知也夫人臣遭時遇
主言行而道亦行身出而功立見上也進不能以匡
時而退猶不至于失已次也若進退兩無所據控
陳又不見原既貽邊地之人之憂復阻賢者補除
之路則志滋戚而又未能一刻安也臣不得已再
瀝血誠仰乞
陛下憐臣病悴之軀旣難效更念臣時勢之值勇
退爲宜早于吏部覆臣致仕倘一日微藥餌之

效永延救水之歡郎汲菡戴　踢類之仁其敢後
卹結之報爲此令義男喬務實將原領

敕書齎赴通政司奏繳不勝望　闕陳情之至

光緒十二月十五日

戶部福建司主事賀烺爲人品難誣橫議彈劾乞
勅廷斷以扶正氣以釋羣疑事臣去歲疏折南道御
史周達因其爲奸黨張焰而并排擊于衡泌棲遲
之士恐
陛下因達一言而過疑放逐諸臣且并疑山公之啟
事與夫臺諫之刻書盡屬誣罔遂從此永絕求舊
之路則瞖閼結轖而天下事愈不可爲葢一臣禁
錮猶不足言所惜者阻後來忠直之氣使人人重
得罪而忘　國恤此其事關邪正消長世道否泰
誼有難于隱默者周達疏辨駁正自有科道臣不

天[illegible]卷六　二六

宜有言當此不諱之　朝乃進防口之說明悖
祖宗直言無隱之條明導人臣雷同用上之漸豈戶
背新進之臣獨非王臣將坐視　國家公論可以
變亂于愛憎之口乎昔叔向對晉侯謂大臣持祿
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
患之大者即我　朝廷清白之風宛盛半出于翰
林卿寺部屬諸臣豈遽未之知耶于玉立與臣同
郡其立　朝持凜凜之節居鄉守恂恂之規海內
多知其概臣愚尤悉其詳故以聞見之真爲之表
白而并以指摘之故抆違之用謀誠不忍十年未

雪之沉冤遂憑曲筆勾除以慰杞檜之寃于家食猶惜此百折不回之奇節毋爲簧口煽亂可宛管樂之用乎當廷乃周達御臣入骨而甘心詆臣洗索不得乎居官挪撫併及于生產詎知臣非富室玉立之後何必借貸況乎白首爲郎而云市得美官達將以誰誑乎臣父學仁僅守箕裘之遺不乏鄉曲之譽錢策疏論叚然帶出一語借以爲証原屬無影曾何累于叚然而摻尋到此不亦技窮力竭已乎于玉立非考試官有何機謀可借科臣名目有何畏人之議其後而以夢寐所不到之語忽

加于臣臣不任受近來科場之說衆所共知者或別有其人周達乃欲移而駕之于臣將借臣分謗而代人解嘲乎若于玉立之生平原有定案寒暄來往之牒當年借計巧掛本并出

聖主之意生死患難之交今日空勞離間未必快奸相之心起廢係當今急務推而不下之虛銜猶謂以媚秦而得則年來起廢不少程才曩品而優之者亦不少豈皆以媚秦得之卽非秦人而繼秦者廢可毋起乎白駒食藿方將挽其遁思青蠅止棘乃欲阻其連茹且枕石漱流之輩加以投關抵

璧之譏逵即好語排擠獨不念振鷺之未充嗟雞膏之不食哉東林非自標榜排林下者輒以東林爲言故東林之名益噪旣以東林陷穽人而復以東林爲招搖人則東林果賢耶否耶逵又何其無特操也詆玉立則詆之巳耳必不容臣再出口逵將以此恐赫箝制使人噤不敢發乎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第逵爲不根之語亦復何難即如養刺客飛盜等語徒借掩口耳逵雖謂與徐兆魁曾無一面今觀其疏中大意若出一口兆魁曰營謀吏部逵亦曰與吏部官交通營謀兆魁曰大寮前以私

靑把持逵亦曰察典不得行其言故恨交通朋陷之情形不既洞然難掩乎逵更詆臣爲護法閩逵疏上之後尚有致語逵者云原疏不痛不癢不如不上必一棍打死爲妙然則逵又誰之鷹犬乎使逵少知忠邪之大分亦何致爲人所愚而自褻其臺省之重若此哉至于爲舊輔沈一貫復佐逵之肺肝已露而但以爲臭腐之談不知楚事妖書亦可以臭腐二字抹殺否年來飛書聳金直至都下文通金吾以阻阨君子向用之路其舊日汲引之人至今分布中外日肆流言以誑惑後進搖撼正

人實欲爲待燃之寒灰以畱再更之棋局即令省
蔚朝隮景藴盈路宇宙不得清明妖氛不得屏息
職此之故若夫李廷機當鐘鳴漏盡之日無夜遁
秋雁之思明爲一貫殿後爲繼借引手舉
朝方蒿目而憂而周達乃惡人抉發瀉爲厭聞也耶
大抵小人君子各從其類小人之路無窮于五丁
故從之者易君子之途如登于九折故由之者難
所恃
皇上日月之明雷霆之斷令奸邪無遁形耳及今不
加別白則萋菲貝錦愈譁然交戟之下弓矢矰繳

益驗動衡泌之間雨雪無見晛之期蛾眉召謠詠之口方將指痛哭流涕爲妖孽必欲以黨碑朝榜流毒善類禍中 國家他日雖有噬臍之悔亦何及哉臣前疏尚在

御前伏乞 檢發并今疏及周達等疏 勑下九卿科道從公勘議如果臣言不謬則周達等當伏黨邪害正之誅即褫臣罪臣以謝周達以爲人臣出位而言之戒臣無所恨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壬子二月十五日

廣西道御史馬孟禎林居久屈之臣不堪重加摧折事臣閱邸報見有原任刑部郎中于玉立江于一逐臣耳一時臣工言事扯入奏章此擊彼攻愈引愈長不遺餘力幾無行矣乃臣竊平心一評考玉立素履並仕建言觸忤首輔請告里居凡十有年再拜原官適當楚事相搆持論不阿雖座師力招之卒不忍背良友其行已爲甚方妖書發難懷恨中傷者但一寒溫語以鑽營一日逐兩郎中僉連及一太守身幾不免至今言其事無論知與不知咸爲太息其被逐爲甚寃癸未甲科歷貲三十

年先後授官不逾刑曹不及五載此外皆家食之日雖一二年來公論不棄曾經一再起推而前人線索尚存終成畫餅其遭遇爲最厄反覆吹求藐焉廢臣一片剛腸竊有半生蹭蹬實無他罪縱其壯心未息感慨時事就中或有月旦之詞然亦事在語言快口招尤祇應責以韜光之義若曰是能指授朝紳能遥制 國是也者則士各有志語默動靜一事少差生平盡壞誰肯受指使于他人林泉自林泉國是自國是 廟堂上黜陟一人興革一事當事諸臣不知幾經商酌請自

聖裁而謂一介小臣力能遥制詭何容易且事有關
係不獨一人而情有揣摩不宜已甚者起廢一事
滿　朝力請但求
俞旨早下豈嫌破格超遷如身未出山而先蒙媚世
之譏竊恐林下諸臣慮有終南之後議雖　賜環
不敢入朝古有千里問訊至今爲美談者矣之楚
之汴夙昔曾同患難之故人偶一造廬犯何公論
而無端揣以他腸舉此羅織爲罪案亦又何相厄之
極耶見任臣工各言所言公論當自定耳相爭不
下獨苦此沉冤林下之人受此集矢職目擊時事

竊深有慨于中用是據事直陳仰祈

聖鑒俯俟公評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壬子二月十六日

原任浙江道御史今陞陝西寧夏兵備副使喬應

甲爲乞懇

天恩蚤賜休致事臣親老病八上封章不蒙

發票臣詞已窮臣心甚苦伏念臣一介草茅荷蒙

皇上深恩言路不容出就外藩旣便迎養又幹實事

何負于臣而再四堅辭殆非人情亦非初志但臣

父母之年俱七十以上俗稱古稀義難出遊況今

朝端之上多少爲親求去之臣獨臣乃得

俞旨歸田里方幸解組而承歡未久安忍絕裾而復

事遠征此特就臣爲親一念私心言之而臣病又

萬萬不能出者見今兩腿酸麻跬步不前何以上任何以跪拜此皆萬耳萬目共見共聞者安敢欺

我

皇上也伏願

敕下部院查臣情眞病眞念臣往返四千里外上疏之艱特 准致仕寧夏要地發爲推補臣得退休

山林日與田夫共歌太平恭祝

聖壽臣願畢矣

壬子二月十七日

工部營繕司員外郎沈正宗揭爲見鄭御史疏辨濫估謂職汚衊言官以媚秦人復移師林下之手比部且又以濫估爲裁減語甚不倫夫事有顛末御史何不循其本也職之援東林也悼方正之不容也是 國是也職之論濫估也痛虚耗之釀禍也是 國計也御史倘辨濫估乎亦人情之恒若曰職固常疏救比部者必極力巧擠之而反欲入職發覺濫估之罪則不可解矣夫職自論濫估者孰問其爲鄭職自論居間者孰問其爲王言官自汚衊耶職汚衊之耶當飛矢中於東林也山棲谷

汲詠歌先王之士蹈高天踏厚地猶將不免鎮壓
之禍人禍東林耶東林禍人耶今語及濫估則曰
東林禍之語及居間則曰東林禍之誰教御史一
擲五萬誰教給諫情牵利牢豈東林教之耶御史
所藉口者曰未題本未發銀不知題即題估定之
數發即發估定之銀未題未發豈御史不肯結局
行文停止耶抑部司遲疑曰姑徐徐云爾耶一萬
幾千金錢糧估及五萬猶恨其少儘御史意必何
如足耶今何年逾久歷甲愈敝壞猶能照條例修
理耶御史不見近日南戶部失庫銀一萬二千餘

金盜由書辦不聞王者尚且察罰四部職令指未
發之帑金結續以賄估者却挫發估數以還貲其
與自侵帑金有異耶　國家如此漏卮慮開不應
塞耶管將非矣御史是耶御史又云欠債者不獨
盔甲商匠職且問商匠何故多欠債此其故不可
知耶且職正怪同一盔甲匠頭去年職曾發修理
戊子庫盔甲銭糧三千金無扣債者而獨欲扣京
營明甲之銭糧豈債主之索債與否亦職與東林
卮之使之耶當彷商匠之乞禁私債也若求移咨
刑部都察院等衙門職謂其傷體也僅移東厰錦

衣而止卽此一言亦周御史逼職乃不敢隱職豈好發人私耶御史謂職爲誘買職不受商匠之賄足矣反行賄以賂商匠耶御史且問正月十七日匠頭又何故幾欲撃登聞鼓其姓名詎不在人耳目耶職始劾一疏卽如修理明盔甲職督促兩月不前勢不得不發覺發覺則明盔甲有修理日耶咎將誰諉卽年例之推何歲不舉夫獨無官評而藉口職耶卽秦人大有力者太宰耳職媚之求遷化耶容容後福緘默可以干寵耆耋在位旦暮不忘掛冠善媚人者曾不作一二年計耶職希何榮

干何進耶如今之人以例陞轉腰金衣紫謂非所好獨且尤人彼皓首林泉者實反厚耶妖書之日死卽死耳將爲名高而忘其身耶兩足旣斬一撲未淪無罪無辜讒口囂囂據事發奸者讒耶以不平鳴者讒耶新進之職不許言事臺諫老成任叢奸弊耶一比部耳一謂其家財力又一謂借貲他人何自尋看耶邇來讒言之生務摧折正人以塞賜環之路杜骨鯁之口者夫誰非當年四明所樹至今猶得其橫噬之力者而反誣人耶夫方其播虐也荆棘繁華芝蘭萎槁卽今流毒鸞鳳羽鎩鴟鴞

冢長是奸人善無窮之福利而善人掛不赦之罪韋鷹犬多黨與盛且富貴日久孰過若等耶數年來實事現在之人果是臭腐耶職不求有言只就御史所言而折之如此是非虛實必有能辨之者

謹揭

壬子二月十九日

原任戶科給事中今陞山東布政司右叅議王紹

徽爲積病纏綿萬難赴任再懇

天恩俯容休致以保殘軀以明分誼事臣於三十九

年三月內京察吏部薄示臣罰外轉今職猥荷

俞旨即於本年四月十七日謝

恩辭朝赴任因乘便過家輒嬰宿疾鬱火結痰委頓

牀褥業於本年九月齎疏陳情乞休意得弛擔息

肩庶可假便調攝少延殘喘而不虞孤子微誠不足

動

天未蒙　批發今旬月以來病益沉重濕痰流注鬱

火上攻腰股不能屈伸天地時覺反覆方伏枕呻吟多方療治吏部復移憑臣家山東撫院司道亦各以尺一督臣上任此時一身安危不足計獨念以臣淚痼之疾而責以刻期任事其勢難以臣不能强起之身而致方面懸缺日久地方有廢弛之虞其罪重亦惟是祇切震怖痛苦呼天已耳况撥之於分誼更有難於出者何也憶昔假書之造所牽者臣與劉國縉也金明時之疏所疑者臣與臣座師湯賓尹也今湯賓尹廢劉國縉降金明時與直言之秦聚奎後先無辜俱已廢痼而臣雖僻處

猶得微擯金守藩之列臣實何顏靦然獨立且實尹背教臣以剗削崖岸調停人情臣不能奉師之教而反以羅織貽之累臣實負師臣與言官共爲人所側目爲人所下石而處分不同臣實負友太宰與王圖皆臣同鄉先達也臣既不能依阿同鄉迎合先達今日之事轉蒙先憐幸從寬政是臣不受私而太宰與王圖若尚有所私於臣者臣將何以謝諸臣謝天下後世也併此兩端不得已再瀝

血誠籲懇於

君父之前伏祈

聖慈特垂矜憫念臣膏肓之病難以生師友之誼不
可廢
勑下吏部准臣致仕得與湯賓尹諸臣同放別選賢
能推補該道但蚤拜
命任事報君恩守分誼各有存焉臣即竄伏山藪行
且與田夫野叟詠歌
聖世太平於無旣也臣無任隕越之至
壬子三月初三日

原任戶科右給事中今陞山東布政司叅議王紹
徽爲去　國孤臣游羅橫蠖謹據疏直折以明臣
節事臣入官以來斤斤自守側身局禁切幸無聚
第以耿介寡合弓影府怨聶假書之造明是暗褱
挑唆一網打盡之計而當時攻臣者一則曰以秦
攻秦欲斷秦脉一則曰詞林有人鄉曲有人雖不
遺餘力矣而猶未有議及臣操守者即後禮部壬
事丁元薦有憲臣拚議當堅一疏中有指摘于臣
然其附黨附權之狀已經南北臺省諸臣論列臣
亦隨被昭雪可置無辨自去秋臣上疏　請告後

復按邸報見工部主事沈[illegible]敬循職掌等疏
于今歲正月二十九日見戶部主事賀烺有　國
是愈淆一疏其中干及臣者皆無端風影橫加誣
執臣欲言之念身既隱矣烏容躍冶爲世不辭欲
終不言恐三至且投杼矣可久負竊鈇爲世所疑
臣謹按兩臣之疏折其款段質諸天理人情聊陳
悃愊之懷惟
皇上俯垂察焉正宗前後疏言及臣者畧相彷彿大
都謂　感恩殿工冒破錢糧二十餘萬科臣馬從
龍因扣除二千餘金在庫不發乃爲奸商于秉忠

冒領而去謂臣居間關說又稍陳楊爲姦父對手
遞付云云臣初見駭然莫知其端續據工科右給
事中張鳳彩辨揭馬從龍參疏然後知此銀應發
之故與附庫之由昭然分晰可曉矣居間之說則
問之二臣可知也況臣去年出京在四月二十日
鳳彩　冊封回京在于五月中日期各不相蒙後
鳳彩由禮科轉工科接管廠庫差皆臣夢想所不
到者彼各據堂批司領掛號于臣何預焉而謂臣
在三千里外居間乎至以陳揚爲臣姦父又不得
其解矣臣以望五無子于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

日納妾楊氏乃孤女耳何有于父今陳揚業在官
矣試嚴訊其人伊果有女而臣果納伊女爲妾者
乎此節勘明其他粧誣即可立斷賀烺疏言及臣
者所指巡視銀庫與管巡青事除巡視銀庫該科
未嘗　題臣亦未嘗奉
命巡視此其妄誕不具論矣至謂臣巡青到任之初
商人歛送銀三伯兩約定盡發往年商價每銀千
兩孝順銀五十兩逐月放商或二三次或四五次
計本年發過商價銀三十九萬八千有零實得孝
順銀一萬四千餘兩指商人徐世鑑云云臣拔本

庫領銀常規王事先振部院所領將應該給領商
名銀數挨年順序塡註一單請巡視科道輪次到
庫酌量數目多寡按單分別給與商人各隨見貯
收銀數支領臣亦依循成法于商何德而三佰銀
之欵每千五十兩之孝順魏約而魏送之計中府
等場商人其數不減五六百名衆實有口其魏能
掩且自臣管差後接管科道巳兩易矣誠令先後
四人明訊塘訪並質諸係世寧之口若有絲毫染
指彼將不食吾餘豈衙明法哉至于下庫日期該
管王事有請則去不請誰肯屑屑不憚煩者若有

意多故矣必下庫數數乎兑京糧銀每年約有額數臣豈能於額外增減耶此皆可以案覆也又謂解官王佩如得京糧銀寄頓臣寓整及半年後銀匠陸大領瀉成色改重作輕兑將被銀準覺出欲行參送極力求免乘其放商日期隨收隨放將銀分領各商無不人人痛恨指墹上黃土等商人有口云臣思徃將解官解銀到京投報之日即將原押解銀盡數寄收在太倉銀庫內外房候該管科臣下庫兑收未聞敢解入科臣家者且臣向所居與龍蠍衙隣壁乃五都之市車馬錯趾之所又縉

緣所時過而臨爲者豈有整及半年而人不知者乎且王侃如見任眞定府經歷咫尺 神京陸大臣不知何許人誠提此二人到官嚴加訊拷伊所解銀色數果否低輕果曾與臣見一面接一語否且既爲該庫覺出矣當時誰爲之給庫收極力求免臣旨向誰一訊即決有何難斷臣猶記彼時只聞該庫主事李夢辟重收侃如銀四百五十兩有奇不聞其覺出之說賀根何言之謬乎至給散銀兩亦係該管主事各照頭項動支搭配自同 心討臣不過監兌其輕重耳其所領給府場商人亦多

矣何獨嚼上黄土商人有口哉徧咨之而其論當
益確也又謂臣每下庫一次折飯食銀十二兩計
一月之間飯錢七千餘兩縱容家人班皂跟隨到
庫需索商人銀庫錢無筭乘醉爭錢在庫門首厮
打云云臣思臣每次下庫其先後陪庫非止一二
部臣管庫先李䕫龍後何人義同陪先張雲翼後
張應泰後蕭鳴用等臣耳此數臣者皆在銀庫同
司記籍若根藉以飽科臣則人各有心誰敢執其
咎況銀庫出納自錙銖以上必公同登記設每次
折與臣銀十二兩作何支銷此時數臣亦在京可

召而問也臣復億初次下庫見庫中依常規與臣備飯一卓臣聞知其係家所辦即與張雲翼同心相約以後不須再備遂以爲常後臣惟于臨近處所自備飯食食畢下庫此當時同事之臣所共知者一飯不食況折銀十二兩哉若臣之家人從來未曾隨臣出門今云索錢庫商無算其所索之人必亦皆有可指名者乎若李夢祥之管庫其贓穢之跡昭彰人耳目後雖緣鑽刺倖免察典迄今尚有能言其事者惜當時臣在風波中少一白簡耳貿根何保刺之倒置哉況業知臣爲時論所惜然

名不虛立士不虛附此豈可以倖致耶總之假書之出其蔓行株連者已擯斥而臣係正坐之人尚掛名仕籍故青蠅之人力加搆會又拚殺臣生平以補前人所未逮勢固然矣臣于二臣何難爲臣間衆言淆亂折衷于

聖心人情好惡會歸于皇極伏祈

皇上赫然　霆斷將沈正宗賀烺論臣事蹟并臣此

疏

勑下部院及科道公同會勘如事非其虛罪得其實

請自一貫以上計買論罪重加臣誅戮以爲言淸

行濁者之戒如或故為構造羅織汚衊則律稱凡假揑款跡誣衊奸贓事情汚人名節者自有正條憲章當此非臣愚賤所敢知也臣不勝隕越待命之至

壬子三月廿七日

戶部廣東司主事李朴爲 朝野人望幾空上下否隔冒進危言以安 社稷事臣管倉小臣也爲
皇上理財者然而理財用人原非二事慮及理財而不得不慮及用人常聞樹國者非襲祖宗之成業可以長享天下而無害也必自樹人始非任抛擲之客盪可以恣吾遺災而不收也必自破奸黨始奸黨不破則忠佞混淆夷蹠莫辨其究也金骨銷于係類賢哲竄于嵁岩而天下危而社稷危而人主危後雖欲悔噬臍何及此臣所以痛心病首而不容已于言者也何也賢者之謀人國家也常出

爲死不顧一生之計而其視爵祿常輕不肖之謀空善類也常尋萬有一隙之微而其布羽翼常廣

臣請歷指其事

皇上試垂聽焉自妖書作而沈一貫爲之謀主肆張彌天之網大設坑儒之阱乾坤埋翳宇宙陸沉當是時附之者進背之者逐沈鯉逐矣郭正域逐矣其餘無辜波及者未易更僕徵獨逐也悽惶旅邸舉家若楚之悲飄泊孤舟闔門懼誅之禍至于今談及往事猶能使人肌慄心悸而　國家之元氣一耗矣一貫之流毒嗣是分曹植黨競立門戶意

時豈可不挽旋轉乎殷呼吸風雲而當其撫淮上也
據江淮捐敝之秋貂璫播虐之後望風披靡而彼
獨力抵頹波以官爲百姓作主沿江一帶漠然山
高水清誼可不謂社稷臣而有以爲揮霍不羈有
以爲廉貪相半有以爲貪而既比者臣不知其出
處之所藏但見其颯颯雄風眞可以搏挽乎天地示
以居室眞可以比跡于衛荆而何來堵塢金山珠
海竟不知構于何處猶使一片赤衷蕭蕭而向三
徑盤桓也雖時論以已既言而不可不爲之長太
息矣此以三才言之而知其任事之人挈一空矣

一孫丕揚也以三朝之耆舊八十歲之老人子息寥寥家計空空形影相吊齒髮則已盡衰風燭自憐墓木則已半拱起林壑而廟堂全為　國恩矢忠貞以司銓豈憑已見而議者謂非昔日之丕揚盡為僉雜復恩怨也誓心天地之老自非營窟借叢之流而亦不滿于時議也試一平心論之果爾忘家之臣耶抑全軀保妻子之輩耶此以丕揚言之而知其老成之人望一空矣況以呂坤之賢望儼然也[illegible][illegible]昌之議論時也以鄒元標趙南星之獨立敷陳也而皆高年久棲泉石凡此數臣

星者夙負時名而朝廷可藉一體之用家食者始試以
議論而爲持所爭者倐以爲賢倐以爲不肖介于兩
可而無所適從其始也是非角立喙喙爭鳴不過
快意也之私將以鄭鄭餘紛紛朋分限黨以一去投下
皇上操不信之心卒歸天下無一定之品朝堂如與
鬭之而藏讀徒資談柄罵詈耻笑旁觀規諍之語
嘖如聚訟而號劫濟置以至太僚不補者選不示
起廢不行即有忠言亦且并寢雖閣臣葉向高院
臣許弘綱連篇累牘以瘵請以去就爭請而都
臣孫丕揚焦唇敝舌如以石投水竟不之報進輕

去父母之邦矣此其禍人國家豈小小哉臣以為有天下者有大福也大福之運係于天大福之脉培于人人也者可以維泰而不使之衰可以挽衰而能使之盛臣敢謂　朝野豈盡乏賢但以賢為不肖而人是其是人非其非至使忠讜流落而不偶老成相率而求去天下事尚可為哉臣恐蒼蠅之讒行于國而懷瑾握瑜者闕矣邪徑之士託于勢而慷慨任事之人入山唯恐不密矣天下無事則已一旦有事且見

皇上獨立于朝而孰有為心膂股肱者乎孰有為扞

衛外藩者乎

皇上爲人守持

宗廟撫有四海至使抱空國以立于臣之上

皇上縱不爲天下臣民計柰　社稷何柰

祖宗在天之靈何然究其原方正之不容也邪曲之

害公也甲乙爭勝而不下其遺毒餘烈日彊日尋

而莫可解也乃知奸黨一日不散則人才一日可

憂人才一日可憂而關係

皇上泰運者一日不得啟心也昔微子去而殷虛屆

原逐而楚併子胥以鴟夷自隕范增以剖斗鳴怨

至于今悲與黍離哀切湘潭浪起江濤憤鬱玉玦而天運隨之彼何常不因小人交構其間而其君不信以至于苦口之言不入而腹背相猜忠臣解體更姓改物爲覆轍之鑒也可不深哉臣以爲欲使仕路之清明當決明黨之藩籬欲決明黨之藩籬當奮太阿之乾斷或一人而是非互執者或一事而累年莫決者或兩是而相持不下者然其平日之好醜才品之高下海內有目者見有耳者聞公道之在人心未必盡死試一從公核實果爲世道之蠧爲百姓之賊不妨顯誅其身幷戮臣以爲

附和之戒如果其人有益于 朝廷無損于 國
脉不得以含沙之巧血口之噴矣棄陷駒于空谷
而快魑魅于清晝此在
皇上動念閒耳芝之蘭荊棘枝葉自是不同翻雲覆雨
詐偽固可立見是非既判鴻漸既庭在 朝者未
必有丘壑之想在野者未必既彈冠之慶用以奠
宗社于磐石之固而指天下于苞桑之盛恒必由之
何為以疑貳之心塞歸正之路開羣枉之門而考
選堅執不下大僚起廢猶豫而不行哉臣見天下
之論事者大抵論線索論脉動輙曰林殺公論而

泰廉漸脉絡日喧喧戲屈多少豪傑臣不知何脉亦不知何線索秪以才當釋疑賓當釋朋黨當撒議論當公論人者不宜以脉之一字盡求于羅網之內亦不以求勝之念横恣肆以嫚罵之口唯在皇上察其邪正而歸之于一斷則泰運永縣而日中之治與天無極矣臣無任懇切待命之至

壬子四月十四日

直隸提學御史熊廷弼為按臣疑誣異常微臣執法有據謹平心說明以付公論事應天按臣荊養喬陡然回籍臣正歲考常州去地方數日而始知之方念其孤身在外新聞喪妻或偶有傷感而去不意其忽有專疏論臣而以梅氏一事為掛冠題目也據疏大意謂臣庇奸殺人婿人不照犯奸生員梅宣祚等及處公舉生員芮應元等為覓梅氏重徐氏用盡一片殺人心膽[illegible]謂臣大奸主謀令心腹中人徽寧道張九德應天府推官周于蕃誘致梁失以為遮掩併及涇縣知

縣姜習孔蕪湖知縣魏士前婺原知縣趙昌期吳
臣援爲羽翼以與之梗櫝之數過泚然不曉所謂
臣無處致辨惟椽治梅氏一事言之宣城梅振祚
等奸拐徐氏已經撫按參提在先及去冬臣至徐
沈梅三家及生員蘇海望等百姓鄭尚聘等皆有
詞臣皆批府查問今年正月府詳至撫梅振祚梅
于祚湯必守徒罪梅宣祚梅羽祚梅俞祚梅望祚
四人杖革臣謂事關名宦風化甚大擬徒尚輕梅
宣祚等既爲徐氏同席飲讌豈無奸情若不究明
他日必圖辯復遂駁批云梅振祚等惡少宣淫寓

奸徐氏弟兄聚麀爲禽獸行傷風敗俗恨不手刃以快衆憤但律無死法而寺觀神刀奸誘走者例得遣戍一徒果足盡其惡乎徐氏之外奔也譬如一兎在野人人得而取之梅宣祚等是否止於同席飲譴昔體面所在奸事故有難於盡言者耶彼破至此何益徒留四厮辯實耳且梅宣祚等初首於徐佑四再告於沈有孚三告於徐沈朋官府據此自足正法而嫣燼祥蘇海瑾等假稱義舉結黨來京呈門授訴奔走若狂如此惡習不懲何待而鄭尚聘等紛紛告擾陰快私情而陽借留賢爲名

此奸民之尤者也徽寧道一併覆確另招速報夫
府擬徒臣駁戍臣不寛梅氏也府招止同席飲詐
而臣追究奸情臣不還宣祚等故物也按臣但知
同席飲詐干碍行止為可革而不知究出奸偽一
革不可復辯臣意乃更重耳但見臣不即革宣祚
等為欲還故物而不知法家之體未有重未允而
先允杖革者臣於此自不錯耳駁云徐氏外奔譬
如一兎在野人人得而取之梅宣祚等是否止於
同席飲詐語意甚明一恒人能辯之而按臣乃據
此駁臣以為寛梅氏重徐氏誤矣臣請為按臣註

解之曰人人得而取之者正見梅宣祚等羣奸之也是否止於同席飲讌者正言其不止於同席飲讌而必得其奸狀也借令審時敎寧道不將駁語細細講明而徒以曲解混語荅應則誰爲曲解者且該道亦不請文移語耶至謂臣不責宣祚等一板而公殺義士芮應元以謝之爲殺人婿人不知宣祚等之招該府止於詳報未經解審何從責板而公舉生員中並無芮應元名字按臣旣以殺此一人爲婿人公案何不一一記的確以無名氏入疑且按臣信以公舉生員爲義士乎臣請得而言其

梁寧國風俗澆惡士大夫彼此相傾財買府縣生
員出頭假通學公舉以勝之而又有一種奸民以
告訐保留為義舉每假公濟私乘機打搶以為利
以此近年學覇市棍日見縱橫動輒糾衆結黨打
詹打顏而圖搶刼奪之風益猖獗不可言臣私心
憂之當蘇海望等之公舉也盛稱徐氏素閑姆訓
淑閨貞節大旨在為徐尚書掩其女之淫奔指爲
振祚等刼去以見其為徐氏之不幸而不知竊
經年又走刑省是刼是和掩誰耳目臣故批二
淫爲貞大傷風化然猶未知其有受賄情弊

出巡科考據該府該學開報蘇海望李敬先馬應祥丙永縉等行劣事蹟內稱海望等當日公舉得受徐家財物往廬州南京者人各五兩往太平池州者人各三兩見本府人各三錢跪一跪三錢安家有錢僱舡有錢轎馬有錢衣食有錢且海望先與議定掯丁秀才許銀四百兩代納監生逐日明倫堂撾鼓聚衆萬教官諭令不從等情臣始見而恨之發府查審招實坐以詐欺徒罪是時生員王甍等一百餘人呈辯並無出名公舉親往各院皆係蘇海望等盜寫名字以遺巳累懇乞分豁等情

而海寧亦供稱當日見南京科道及撫按各衙門者多棍徒及徐宅家人假裝生員穿衣巾充數惟不敢進見臣院進臣院者獨有芮永縉弟芮永絲係按院訪犯及沈宦門館浙人姓趙者在內亦經該府審實在卷夫以公舉而指送爲貞以公舉而行財受賄以公舉而益寫道學姓名以公舉而使棍徒家人訪犯及門館人等假裝生員進見官府是尚得爲公舉乎若以此等公舉爲義士而棍徒家人訪犯及門館人等亦可以稱士乎若以此等士不宜處治則

勅諭內載糾衆扛幫聚至十人以上爲首問遣之例何不覺此義士而必遣之乎且此等義士義民名色爲人上者亦何可以風示宇下南直隸十四府倘有此兩種人地方豈得貼然使學校不成學校衙門不成衙門地方不成地方武斷鄉曲而不必官府籍沒鄉官而不必

朝廷搶擄以爲常而變亂日聞羣盜有所恃而刧掠四起人人自危家家不保而忽以一清平世界變爲禽獸夷狄盜賊之鄉假令在在如是人人效尤天下豈不大亂而臣亦惡得而不慮之蓋救時救

亂之計不得不出於此而按臣止以爲欲覔楊氏
何竟臣之小也至於摘臣批語能湯故智之句以
爲擁戴湯賓尹實錄又何誣臣之深也臣向不識
賓尹是何面孔亦不知當日爭娶始末但卷查先
年生員施大德與賓尹族叔湯一泰爭娶徐氏因
而致死徐尚書數倡生員馮應祥等以舉節爲名
建祠有年後該雲南道史御史論劾宣城縣節婦
徐氏冒濫名節應毀淫祠而前學臣史學遷據此
牌行徽寧道查明徐氏致死根因乃批詳云據紳
里之公呈地方之正論則徐氏死非大義冒節多

冠殉逃按臣即長伏山林以謝臣臣不任受謝顧獨嘆臣與按臣同咨同事本切緇衣之好絕無芥帶之嫌而怨生無影之疑遽發乘墉之矢臣方與之坦懷以相處按臣遂甚衷甲而見圖誠不意謹厚者亦復爲此而世道人心益不可測耳伏候[illegible]

聖明裁察臣無任惶恐急切之至[illegible]數千人企

壬子八月十七日

提督學校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熊廷弼揭爲頃該
察兵科宋一韓差役書辦史胥上疏誣職已具有
疏辯矣至若原任道長劉義齊所以得罪於天下
之故亦爲杜松事起而職實有以累之初西北虜
款伏遂回晏然無恙迨自一韓至張杜松殺降誇
捷致虜報讐陷大勝堡一城陸續殺擄數千人全
遼洶洶道長目擊姦猝受禍固深恨一韓及職參
松殺降狀一韓復庇護松大肆醜詆而道長益憤
憤逢人輒罵一韓不去口已而王弘庭棠升爲禮
部房素惡王一圖王紹蒼各道長交章參一韓部

韓急復奴顏求解于道長暮夜扣門屢乞饒免而道長益鄙之指面數斥不少貸此道長與一韓相搆之故長安中所共知者然使職不以發摘傷一韓之心而致其詆誣則一韓亦將不以潑賴觸道長之憤而招其詈罵故曰職實有以累道長者此也特爲表而出之道長伉直獨立人也在臺綱紀不避以正氣聞被祭而去公論冤之如以爲李成梁私人則晉之疏中亦指舊太宰爲成梁私人矣何不以成梁故私道長而反手處之其說之誣罔類如此謹揭 [illegible] 壬子八月十七日

福建道御史錢春爲陰肆寺臣潛私蔑法凟班久玷公議大乖懇乞
聖明亟賜斥逐以端士習以肅官邪事臣職在守法然使匪人濫通朝籍而乘以專權固位之心慮軋已則邪正爭爲簧鼓思覬徒崇邪競爲標表于是不難破繩檢而以法爲市至于以法爲市而流之生禍不可言矣此　國家所貴于不二心之臣而盤據之窟斷不可以不淸也頃臣待
命　輦轂諦視羣生者越二年所其間奉公則拙謀進則工祈朝級而裂　玉章狎不肖以輕君承

固無若太僕寺少卿徐兆魁者臣敢巽默不言以
辜
皇上拔擢至意乎輙不勝欵欵之愚畧陳其槩幸
皇上垂聽焉臣謹按兆魁特小有才恣大無忌似乎
車之猳偏噬異已類黎丘之鬼甚能惑人乃其建
豎靡得而稱垢穢擢髮難數臣第姑舉其衆目共
覩親手作供者則有如我
皇上籲俊求賢式重薪槱之舉故惟釐奸剔蠹克堪
綱紀之司庚戌科場人言嘖嘖問誰監試實惟兆
魁夫禮卿之號簿見存雖云無弊兆魁不知而不

言且無辭于失察也況忍于决裂大典僅乃巧
構尺書是有意匿奸臣謂罪更浮于作奸者兆魁
抑何辭之與有唐魏徵之論臣品也妬善嫉賢名
曰奸臣安官貪祿名曰具臣臣考兆魁建白淑無
言事晚攻淮撫亦可奇也其德色何疑然局至跡
高心蕩惡人議其後而欲啓抗儒之慘禍懸監謗
之厲禁乎山東麋鹿錯認豺狼輦上谷斤偏刊
林木甚而貶楊時旹異與弼譏李材詆羅汝芳孔
麻思挑朝堂欲謗言詞詖謬形踪猖狂實過此
臣不能爲兆魁解也若其臺俸虛縻九年參甲

例不復職顧猶戀不肯舍濡不忍割結縱覓篆不
聞一日閉門驟馬驅中第見絡朝掃徑腐鼠可嚇
雞肋競珍仍守故棲希塵華冑果而罔卿得
肯意氣揭然隳棄三尺毀滅四維金紫榮徼而廉恥
道喪矣清夜自思臣知兆魁亦無以自解也尤可
鄙者蔑民子來尚知好義豈以縉紳翻不急公就
令有司強項不善趨承催科之政稍拙亦不應以
士夫叚啓據形白簡居邦之禮全虧人言官司被
兆魁脇挾鄉里被兆魁併兼懸斯以觀當非虛語
是不但立朝而速官謗抑亦在野而媿鄉評矣嗟

矛兆魁何以狼狽乃爾蓋臣聞兆魁負伉暴之氣
而無禮義以養其心穿窬惟務餂人挾沉暗之資
而有勢利以牽其念鄙夫不免患失附下罔上誣
善鄙忠蟻集羶塵之不去獸惡網決之爲快以致
壞法亂紀長娼嫉之風貪位慕祿靈傲狼之態無
足怍也臣獨恨華要溷膺遽忝克路倘猶三褫不
加百足無恙以任其潑夜合謀比周梢傾羽翼更
多折壓日中不正衡以失光而 廟堂亦闇然失
色臣又竊爲此懼故天下引領
皇上豺虎之畀意非一朝而頒附于鷹鸇之逐慮不

再計耳抑臣固非不知兆魁墻壁堅牢撼而不動勢炎薰灼觸之必焦但雖約四端未罄百醜又俱兆魁自犯自供而臣亦惟就事說事夫豈忍不詳於吏僕猶爲顧惜衙門斜邪不患乎隕身直有聽憑刀俎伏乞

皇上毋爵中而亟　勑下吏部且　諭吏部毋畏徇而速爲覆處自此　朝無冒濫　國有紀綱即禍發于機遽遭入噬臣誠無所復恨矣

十月十八日

太僕寺少卿徐兆魁為臺臣傾陷有因愚臣遜避
無路謹畧剖辨仰乞
聖慈洞鑒更乞　早賜罷斥以無辱班行事臣廣東
拙戇人也通籍二十餘年半多家食迺從巡視南
城以及巡關按閩按楚所知持節砥法理枉伸冤
祗竭夙夜在公之勞期無負　任使固未有吊詭
炫奇之行足述縉紳間而知臣者未嘗無人嫉臣
者未嘗有人也只緣庚戌之春疏論淮撫李三才
貪横不法遂觸其黨朋起交攻職辨疏中曾及東
林遂為今日不可解之讐怨福建道試御史錢春

寄京林錢一本子也吳亮賀烺兒親也吳亮藉顏
憲成書攻臣臣有駁疏賀烺揑風影語攻臣臣亦
有駁疏難自誰起此何足爲餞春狐兔深悲乃春
等搆謀待發要非一日之積矣近傳賀烺父賀學
仁賣田八百畝賫銀六千兩入都意專有所圖勢
必及臣臣未之信今春果有疏其言驗矣疏首以
嘗私鬻法爲辭臣作傳未解及指庚戌會場號簿
謂臣知而不言不知場中事體以內二主考主
之簾以外臣與翁正春孔貞一金應鳳韓萬象共
之所云號簿乃主考內簾分卷之簿也此簿未揭

榜前在一堂者手筆揭榜後在吳道南手始終非
監試所得見錢春以此評臣爲鬻法何瞶瞶耶當
日提調韓萬象乃賀烺鄉試座主錢春試從一間
當知其言之謬矣于玉立教人攻臣其書四出彼
書末段自叙甚明其浪也則天爲之也何待臣搆
楊時吳與弼李材羅汝芳皆講學人瑕瑜自不相
掩臣前疏特借之以明道學之難眞非有意貶之
也且臣所引之言皆古今成說原非臣創春以此
爲能惑人噬臣不知所惑所噬者果何人耶淮黨
之內臣未嘗誣攻他人東林有稱賢者于玉立吳

亮外臣未嘗輕詆一人且自淮黨東林而外海內爲善爲君子者何許爲臣所妬所嫉所傾者又誰耶臣邑署印父母官馮士豪受計伺臣螫臣至容至毒臣久隱忍不言及于玉立授計攻臣轉急不得已乃稍發于其死後在恒情猶以爲忠厚之過餞春反以此短臣乎未論淮撫之前臣建白未嘗無春不與臣同時宜其襲汪懷德口吻臣曾役楚今餞春亦將有楚差異時請容設法而求春或賢或穢春當自見茲且勿輕疑臣也臣素寡交客投一剌臣纔報一次即二三大臣有經年未往一面

者自信無附炎趨熱之跡又安得有私交私邱之人抗暴傲很無一像臣生平比周抑壓無一得罪彷彿所云墻壁必權力足以進臣庇臣者何官何氏臣曾絲髮藉二人之力乎此不獨臣自知甚明想衆　朝持正諸臣共有耳目或能諒臣之素也至謂官司被臣脇挾鄉里被臣併兼又不知官司爲何名脇挾爲何事被併兼爲何人臣邑爲父母者見在仕途有四人未嘗一人失歡臣家素省事無訟何因而脇挾至臣一鄉雖小待臣而周擔石者歲所時有莫不倚臣爲骨肉併兼又何從施臣

子事
君受一日職事則有一日俸薪九年始遷不獨臣一
人逾十年而始遷者前時又多其人貪位慕祿何
能獨誚臣也然臣所以不容于春者小京堂中拜
命後不拘實臣添註皆得借一差歸獨太僕京營東
西路三少卿皆領　敕行事無借差例故臣積俸
逾期未能釋擔勉而處此既碍淮撫大拜之差益
拂東林推戴之情其視臣也猶著木之屑一瞬不
去必不能安此疏之及臣也又奚怪哉餞春滿紙
浮詞譸張恣雎無天無日信口昧心新御史之風

裁一班已見若春之爲何如人則近日常州知府父子祖孫濟惡一揭亦足古其概矣伏乞

陛下將臣疏與錢春疏幷下閣部院九卿科道從公勘議孰虛孰實　敕賜處分毋令排陷成風正人重足于世道未嘗無補若臣久處危地義無可畱仍乞

聖慈敕賜罷斥臣即伏丘壑尤榮于一歲三遷矣

壬子十月廿二日

福建道御史錢森爲邪臣聞言理屈大肆鴟張懇
乞
聖明特賜顯斥以疏穢途以重言路以保善類事臣
久居長安太僕寺少卿徐兆魁者沾戀祿位不顧
身名蠹壞紀綱伎營窟穴驅南駕北敲東擊西溷
淆幾翻清流欲滅伏念世受　國恩義難循默不
謀妻子甘碎狂鋒謹以其近時四款實封奏聞意
存雅道未暇縷舉上有　國法下有公論爲兆魁
計惟有席藁待罪以俟
聖明處分詎宜露爪張牙反噬言者至自謂所至砥

節持法在公無負任使類市借之自然巳不復知
人間有羞恥事又指臣父爲東林首原黨魁乃南
淮吳亮貪狼與臣構謀夫兆魁一生行意虐臣滴
疏未嘗沒沒何煩更自標榜顧憲成骨朽矣李三
才灰冷矣職忝居
皇上耳目之司將令抱全軀保妻子之念顧臣姻婭
之嫌如兆魁之半世裝聾做啞父師之訓謂何且
出門一疏輒復傍人臣豈猶兆魁之把柄毫不在
手而線索任人提挈者耶賈豎喧吹醉夫罵座旁
觀竊笑臣俱不必分疏以瀆 宸聽則請以其確

頗惡口若儕若就者再一折之科場罰法兆魁大負任使謡嘖嘖必兆魁察察乃可據稱監試　臣掌專主簾外號簿不見分任有人臣即問兆魁大凡闈中拆號塡卷必向監試此爲簾以外事否一必有主兩目生花號簿非所得見矣人言籍籍兆魁耳亦得聞否曹郎提調御史監之很取畫諾受成事否孔貞一旋報丁艱兆魁無他變故且得與之分過否臣言不謬兆魁乃眞瞶瞶耳若韓敬頗獻人行而兆魁後拱壁之獲于當筵漫曰天爲之其以天可欺耶諸儒繕修一世而兆魁操入室之

民丁身後詭云引來成說其奸券不辨者耶臣論
兆魁謂九年考滿覲頂完事以為避　今用兆魁
應臣謂期月京堂不得脫身兜攬以為避　勅書
臣論兆魁直指蹤摘馮士豪以為治民化父母兆
魁應臣曲捏臣家為典郡者所搆以為公祖同鄉
兆魁果忠厚乎臣果齊惡于辭避聊為縣門之計
情窮狼行報復之謀三考例無復職兆魁即利口
猶禁利皿鄉例不暫歸兆魁之貪心更露矣獨念
臣父廿載沉淪公門不入臣十年于役里門未過
自好有之何惡之齊臣公祖官廉愛有聲不替式

盧奕逃下石想惟兆魁知之臣實不解嗟夫兆魁一邪扼路要兇焰四騰逢
聖主以畢世而怒直臣以報權奸沈一貫等夙異之德令內則與王之禎等四三僉壬曉夜聚謀外則鼓合裂名敗檢之徒犯上凌尊之輩流言飛文刊書作揭或手自寫定倩人播傳使宇內林無帖翼淵無寧鱗比周析壓所在而是猶云未嘗依墻靠壁泛攻輕詆妬嫉傾害嚋其信之故談者比之妖孽無不掩口見者等之糞穢惟恐沾身就如臣一履虎尾自知必畏嚪吻然何至滅門前者其黨投

賄東林一段實兆魁授意臣已知風勸天下有司
其計甚巧但芬堪出撫而洪朝選死陳紳司李而
劉臺戍此何等事而兆魁欲挑激成之正恐天下
有司不甘受污必共唾之耳自聖旨雄百殿嫡處
臣知有買譴劉向何必同時兆魁無治安等疏膽
炙人口縱有建白知其必為佐闘陰謀可無疑也
況兆魁狼籍不能砥礪臣未入楚已蚤見其巡方
而賄賂暗通于承差枉自説清道白又聞居鄉而
穢名于養濟不辭內垢含羞若億萬海田之
谷聲五百御史之橫行道路側目一千

防人剸刃何在職以爲脇䘮未足以方其毒者兆
魁或又揚揚以爲忠厚之過未可知也臣原無心
求勝彼縱矯誣終不忍覙縷以失崇雅之意伏思
據實糾參翻稱排陷蒼黃譸張枝梧矛盾若不黜
罷或受蔽蒙伏乞
皇上俯從兆魁之請將先今各疏
勅下各部院九卿科道亟爲勘處毋令邪人得志善
類幾空若兆魁意未干休必行螫毒將臣一家父
子祖孫盡從吏議實無所悔臣不勝待　命之至
壬子十月廿六日

太僕寺少卿徐兆魁爲發奸觸恨誣衊不根志蹙
身危義難就列懇乞
聖明察臣萬不得已情境　早賜罷斥以稍全去路
事項者福建道御史錢春蓄恨排臣于本月十九
日具疏畧爲分剖數日待罪覬得
明旨處分容臣速去原非求勝乃春復有疏矣其意
專以戀位二字驅臣臣已不能乃復昧心揑撫滿
口誣衊春疏與臣疏具在自難逃
聖明洞察若指臣爲邪臣指臣疏爲理屈不知發奸
者邪乎傾發奸之人者邪乎人臣章奏欺則理屈

不欺則未嘗屈臣疏何曾一字欺也公論具在豈一錢春之口能屈伸之會場號簿乃主考自置于內簾所以記分卷十八房之數歷科以來非監試所得見者末場分卷後主考已置不復省填榜之日亦不携置堂中以憗刻倥偬之辰關防諸務監試亦自不少乃無端而問此簿得否是道南場後許久乃有遺言亦簿入道南手假豫細查乃知耳知而不發咎將誰執春乃欲歸責于場前往例所不知之覺察於理順乎逆乎以此爲罪法則焚試[illegible]何[illegible]戒　[illegible]人哉

卓擺列不如法臣曾拏校尉班皂等六七人而韓
敬長班在焉于是頗互存形跡鮮相面謂會有一
日筵宴之會則天當殛之敬不順玉立意攻臣自
是驕心不過玉立書豈從敬授春不歸咎貽書之
非而疑恨于洩漏之故黨護之情何其容也御史
歷俸七年無他過得轉京堂及十年前臺中員乏
乃奉
旨九年始遷其中俸及九年但以三考滿日公文報
部不復回道以聽序轉故曹楷吳崇禮何熊祥俸
俱十年十一年以上乃陞何爾健俸則十二年矣

有爲之前臣乃踵其後以此爲貪戀必務巧速而
營超陞乃不貪戀乎況一昔間　同時臣居憂何
從卯冀王之禎之父王誠原任太僕寺少卿當候
報戒嚴謙泰
旨練兵于河保等郡臣察知無益乃疏
請掣回之禎爲父怪臣與否臣不能知臣何由而與
之結海內刊書具揭之人或激公憤或鳴已冤豈
日盡無然既非匿名法所不禁總之江南居多此
何以故江南人與臣風馬牛不相及何能挑動何
待臣爲之寬展定播傳春等不鑒灌氏渭水之淫而

欲效商君偶語之法假此箝衆口箝則箝矣恐相
怨一方之民吞聲而飲恨者川潰亦有時也墻壁
二字春尚辯別不眞妖孽蠱惑之言豈宜出春一
口春疏又云前者其投賄東林一叚係臣授意臣
茫然未知所指教人攻人自非盛德事以臣之孱
弱無力而能授意毋亦視臣太重而疑影太甚乎
爲按臣而藉承差通賄必不能箝承差口必不能
掩士大夫耳目閩楚順天爲士大夫不必順天按
差舊爲臣承差者尚有人春試一一質問當知臣
之素履臣家無億萬海田臣鄉之人又非如常州

小民之易虐何從佔奪臣頗有謙謹行久見諒于
閭里偃僂磬折之風素所深慕横行安見測目為
誰臣實一子日杜門習靜自是書生之常何為防
亦卽不敢自稱象賢而斤斤自好能守臣嚴自來
家法斷不買舉人斷不一歲買田一千畝如錢應
霖之恣横于武進江陰間也竄名養濟及臣鄉僅
足糊口之家亦不屑以家人冒此豈江南或有之
春乃借此意　臣乎吳　相係南海知縣非臣縣
父母其初任失意則臣按閩時也再任江西又失
意則臣居憂時也與臣何干陳臣忠係臣府刑廳

公祖巳酉之冬有刻帖粘之吏部通衢謂臣不能
救則可乃臣忠之不免也以省疏糾劾之故也臣
又何與焉大抵春無可誣臣故從閩人搜此一二
不得意者將以挑衅激怒爲計甚殺然自來大計
部院臺省之予奪豈盡憑一二鄉官之口乎臣之忠
厚固自若也春疏矯誣亦已極矣猥云崇雅順其
言亦當謝矣顧不能不就事畧剖自其所無則臣
之偏也亦臣之萬不得已也邪正之界本自分明
螫毒橫加而猶防人反口春亦不恕甚矣臣義不
能效罵詈訴語相復惟有一去以避鋒端伏乞

了察臣愫陛下及早放臣歸里感激
下忱無已時也

壬子十月廿八日

河南道御史潘汝禎爲察事期迫關繫吏治匪輕

懇乞

聖明早勑內外當事諸臣矢公矢愼以無負大典事

蓋國家三年計吏于以澄叙流品除暴安民制最

嚴法最善也然工之信度由于朝下之法守始于

上

皇上試取考察之義逐而自察則賞罰之不斷而勸

懲之不當誰甚今日乎枚卜急務也何以不行起

廢特典也何以不報釋繫至仁也何以復閣左右

蔽則梁盈女積于宮矣貂璫勝則徐謝嗌于府矣

河臣習聞則一山日死命將人可不報矣邊撫冒功則特恩之世賞欲卜遂矣制將總權則取旨如寄而公議譏彈若罔聞矣　朝廷之上若此何況穉邑大臣敢于欺玩若此何怪守令哉以故今日吏治大壞如蕺以議張僎陳翼飛等實繁有徒而考功法所藉為無縱無枉舍撫按之牘其何稽焉顧欲觀撫按所定之品須先定撫按之品其人誠賢自爾衡鑑不爽淑慝不差儻不然而好惡之狂逞賢否之倒置也不可言矣蓋宦途伎倆千態萬狀巧曆所不能齊然莫大于真假之變惑真與

者嚴于治己假廉者矯飾欺人真才者精神用之任事假才者精神用之彌縫真愛民者救困扶傷有如一家一體之相顧假爲慈者市恩賈惠惟望考成奏績之虛聲種種蹊徑難以更僕撫按一人一心耳愛憎障之司道錮之左右移之固難以情事鑒徹于上矣有一種鄉貢推官明知資望不及務以威力勝人餂窩訪之家藏憑羣小之巧搆而浸加雌黃粧點事欵上官且以其任勞也而信之有一種猺獞士夫居間不售而思甘心武斷不行而輒目攝或爲浸潤之巧計或進膚受之苦辭違

名累牘要挾中傷上官又以其習與守令處也而信之甚者武夫悍帥與賤吏之逋逃青衿之行革依狐附鼠得乘間而操府縣之短長又其甚者山人奕客之談鋒優人妖童之口角出入門下代人傾危箝揣唇而捏郡邑之優劣由斯以觀即有循吏廉吏彊項與悃愊無華之吏何以安其位而行其志而一番卓異之典聞爲色莊之輩負之以趨彌縫而見信于當途矣庚戌外察未至決裂頗稱平明然陳所志敭歷中外文學吏治卓有聲聞以抗直而遂掛彈章此亦在外之舛錯也 鄒希賢

心任事廉貞自矢一時吏畏民懷清望表表冀州而部議反指爲廣收利權豈其咨詢之未公也蓋是時掌功司者朱世守也世守居里醇謹鄉評推重而當官望不配位媚權則補足惟恐不前避怨則縮身猶恐不後其素柔軟無骨其心似坦而蹊其作用托宿道氣而沉酣世情物議沸騰所自來矣臣因是居常慨嘆謂銓曹掌選之臣非有品有才有識之兼長也何以勝其任而愉快耶劉崇文清潔自好以品勝矣而有缺不補有人不用竟日偷食視蔭如坐木偶于堂上舉責吏咨之紛紛陳

說欲領其一言之答應一字之剖決不可得也夠能防奸革弊乎即如房考分給聘送一中材所能卒辨而錯亂更改聘儀已納而復還迴避乍粘而復揭使滿京訕笑重玷制科有臣如此可謂瘝曠之尤而玩愒之甚也科場壞事宜其首懲矣迺姑以愚昧檢舉猶肆然再挨一選爲京堂地令之愚也詐而已朱光祚躍冶自雄以材勝矣而心行相背始終相繆一惟滑稽搊弄似梨園子弟改頭換面色色巧合求快乎已耳其假公濟私不有如道路所指摘者乎大都以已徇人則開徑役賣蹊

權爲納賄借人庇巳則走徑趨竇爲奥援爲冰山寧顧違心之事而犯清議之公哉有臣如此可謂才足以文奸智足以飾非亦宜誅而不聽矣廼姑以任真乞休出司之日一手勅大選之牘一手修終養之文公然欲討好𧼈目以去今之狂也甚而巳今察期伊邇銓部大臣秉公虛于上功司諸臣極一時之選有品有才有識正宜于此用之勿錯過

大典勿辜負

主恩勿自作好醜勿偏狥毀譽以撫按之是非爲斷之獨以平日之聞見而謀之同一洗往日之獘端

特舉卓異之舊典其以風厲海內而詔示將來寧有既乎雖然任察事者功郎而省臣之吏垣臺臣之河南道均有與于斯役以佐主計者湯兆京恪守職掌不敢再管察事

皇上久俞其請屬之余楙衡矣科臣曹于汴庚戌之外察昨歲之京察環內外而握其衡行政如彼其久也

皇上縱不原其陂岨之思而寬之獨不恤察典豈一家之物而周諮非一日之功此時尚尤不知裁決哉況今一日之內臺臣錢桓孫允升先後俱以尺

勞遷秩獨何有一干沐推轉不報請假不報豈堂
堂寺卿終不若炎炎之吏被也遂其輕若彼而重
若此乎此臣所未解而有察事之責者所宜亟請
于
皇上也緣察期漸近臣不自揣猥效欵欵之愚伏乞
採擇施行并勅內外諸察諸臣矢心共濟庶有光于
大典而振起吏治不難矣

壬子十一月初一日

太僕寺少卿徐兆魁爲病軀難效報　國終窮懇

乞

聖明俯察犬馬至情　早賜罷斥以謝人言以保全

生事臣因御史錢春兩疏論臣臣業以速去爲幸

但辨疏上未三日禮當候

旨處分隨當以一疏明去志不謂王時熙又論臣矣

疏中誣蔑總屬一機關總同一羅織將置之盡不

辨則熙以爲詞窮將盡爲辨則又以爲失體臣莫

知所處矣然終有不容不辨者身可退誣詞不敢

受也臣無心游世人也無險腸亦無柔腸無涉世

之術亦無巧于中人之術若謂樹援則舉目可為
臣援者誰乎僞學之詆古今所載列[illegible] 道學之
果眞何浮言之能詆乎奸雄之相非其人非臣里
人即臣一座師與之同邑猶不能容臣倚之為冰
山也臣一戶一百金家共有條銀一百五十餘兩
非臣自有臣租船則有貨船則無三奉
敕書之旗則假冒者為之臣會跟獲告縣懲治臣邑
多盜行鄉約以弭盜則臣居家時事以衣冠盜則
臣閭邑亦無不獨臣黃南金人命臣曾一字向陳
臣忠求解則臣當與南金 禍在城沿河官地臣

尺寸亦無臣亦不知折者爲誰蒙詔之子貿舉一案係甲午年事臣在楚臣子年方十三求進學可貿舉乎與人仕宦在京師時熙有同咨者　存德被按劾誣奏事下　成經手問結知其究爲一題應曰是按臣之職千金之賄恐存德不屑爲也蔡淮係臣縣父母任年餘即丁憂後補南樂陞刑部主事其陞時臣在楚郭惟賢亦在楚何因爲行取而受其多金吏兵二部臣生平無一字干求前後職方並無一識面猜馬棟譚啟承爲貪汚之誣况本兵職方亦不受也馬政弊壞民力艱難職方

力求爲　節寬恤之政而恐掲諠言以駕謡當無一不可訴矣然臣自觸淮撫東林以來久知其禍必至此矣巡撫僉院臣夢想所不及兩太宰亦何曾半語相許或喜事者偶爲是言致令忌者假是以驅臣則未可知臣不得而畧辨至此非求勝也臣以祿位歸　朝廷以形骸歸畎畝即一言以自明而去亦奚不得臣決不能爲虎噬亦決不忍爲鴟張顧此等人則今不少矣臣尚當一日立其側乎臣言此止矣伏乞

陛下察臣觸忌日多　早賜罷斥或念臣病篤已甚

准允回籍容臣賞
勑送正堂署印少卿代繳出城臣苟延一日之餘生
皆
聖主曲成之大惠矣
壬子十一月初一日

湖廣道御史周起元爲僕臣利口飾辯大乖名教事臣惟士人立身稍有識嚮莫不仰止賢哲豈惟考槃之英不忍當吾世而失之即前修往吊古而想見其人猶津津有餘慕焉近見太僕寺少卿徐兆魁與言官詆辯學共王國已屬縱恣矣猶曰自覆其穢迹也迺疏中有僞學之詆古今載籍所列一語臣猶深不滿焉夫詆僞學之見于載籍者非韓侂胄柄政時沈繼祖劉三傑爲言官建疏力申僞定禁而蔡元定黃直卿諸儒所緣坐貶斥者乎古今載籍多矣兆魁何不摘名教中一二美事言

之而獨引此偽學一條以爲考信千載籍甘同調于繼祖三傑爲也最可恨者楊時羅汝芳等諸儒亦敢肆譏評即就臣少時所識羅汝芳一人言之汝芳學嚴屋漏遵度率軌一言一行爲世準的臣頃閱粵東請謚冊內稱原任吏部侍郎楊起元執贄羅先生而稟學焉往復参證因大悟性命之宗又云一聞羅先生之學服膺無須臾志離雕一小像出必告反必面歲時約同志奠于所祀之居以爲常由茲言之是粵東之名臣且授業自汝芳以成性命而光地靈兆魁巔妄加譏誚其爲粵有識

者之共棄可知也夫人有高出一世之行者而後可以俯品流俗豈以賢者而呈才于不肖乎彼直以攻淮撫一節爲護身符矣夫淮撫一人進退何足論哉孫丕揚因沈思孝之故惡淮撫卒不移怒于端人貞士此丕揚之所以爲丕揚也兆魁倚王國攻淮撫因而施鉗網之術邀其徒黨謀立四款之單擊名流于當年甚至誅前修于身後陰嗾攻秦以爲利使人角玄黃而已又有術以自固此兆魁之所以爲兆魁也只緣以僞學二字橫據胸中故有種種作用凡天下慷慨直節之士爲流俗所

忌卽推入于僞學之門戶以錮之畧辨明救正以依傍詆訶之果行兆魁之說其壞人心術禍人國家豈淺哉李膺范滂意氣蓋亦過于激昂其初只因爭成縉匽張儉一二事而釀成黨禁然千古之評不過曰諸君子激以招禍已耳卒何嘗屈膺滂而直覽節乎此以爲衡而邪正可立覆也臣于兆魁無怨而有[illegible]心獨不忍其沉迷不返姑爲點破以俟其悔醒[illegible]不終爲名教中罪人伏乞

皇上將臣疏發議果不合公論卽將臣罷斥以謝兆魁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福建道御史錢春爲邪臣積惡已明大奸未罷謹
再糾參以定是非以昭公論事頃因大僕寺少卿
徐兆魁者崇邪醜正壞法營私而其真精神猶在
附權門以爲奸利然臣聊舉其細而不發泄之盡
者以爲兆魁悟而戢其兇鋒則臣雅道可存兆魁
迷而張其虐焰則臣直言未晚向原無求多之意
今豈有取勝之心故兆魁初辨鴟張臣出疏駁之
既雖蠆尾欲螫而首鼠可憐且臣子以黃口獨取
則父子祖孫之揭化爲烏有矣謂買田而不名估
奪即恣橫亦無稽矣買舉事發粵東斷屬兆魁之

子兆魁秪自露其醜矣臣于兆魁先原無隙後復
奚尤哉但數日來人言嘖嘖皆云兆魁貢舉一語
陰庇私交接邸報見兆魁連上二疏欲辭邪佞辭
情共戴之指排蕩必多舉目誰援之呼招提更急
尚不窮其根底必將立起風波臣既見其肺肝安
得顧其面目則請以其附權門以爲奸利者事爲
皇上畧陳之臣謂兆魁有徑即歸無慕不入但知逢
迎當路代爲驅除不見搏擊豪强必爲救正據稱
備員一十六載奈何浮沉以度茂準最後攻淮撫
復隨即署此乃臣向者所以稱奇也而爲時則已

晚矣近謂一茅蕭頂不妨衆惡皆歸將均入出後
盜蹠竟可以仁義自雄耶況辭原倣射意本伏戎
故淮上之扁舟欲觴而林中之宿鳥頻驚使借尚
方者延頸以待俟人之操刀汲濁流者攘臂以挫
忠臣之直氣有如秋飇怒號木葉盡脫螟蝝四起
嘉種靡留不顧遺其國以空虛之禍若非沈一貫
等恩勦當戶之蘭而兆魁甘作攔門之犬則胡兆
魁之所齮齕者俱爲奸雄之所棄疾者乎兆魁無
以自解則委之居憂而不及一貫之當 國臣且
以前事證宋時章蔡比周黨碑遂勒此乃在王安

墓木既拱之後今一貫去而兆魁來亦以僞學發難網羅建言講學諸臣何相肖耶孰謂兆魁即一貫之悖　恐欲辭之而不克矣臣又以近事證邵景堯爲一貫衣鉢門生與兆魁及王之禎實爲狠御史萬崇德疏邵景堯與試而賣六舉人兆魁辨臣疏揑臣子買舉人一事良以臣子鄉書既佚罪案未聞知者以爲說謊不知者駭謂奇場關節類掃風影而兆魁死友可以捲土重來由讀如是而乃謂一座師與之同邑遂不相容其誰欺乎然此乃兆魁所以效力于一貫而不但一貫兆魁已也

大抵兆魁趨日昃之市則掉臂遥回聆張風之帆則竭蹷請往也是權相張位當　國而侍郎張養蒙因見忌嫉兆魁督餉一疏受其頤指遂甘心欲置之死地而不恤其全付精神瀉以爲權奸妨賢之用柔媚狠毒至今談者切齒若止于崇邪醜正不過兆魁衝風之末力兆魁固自言之矣兆魁垢穢多端前後經臣等指摘者俱有實事實證兆魁初雖橫厲後已媿屈惟是軟語乞哀聊以緩兵而機心閃爍難以方物故臣復採公論之所共指以爲兆魁罪者稍爲點破伏乞

皇上亟 敕下廷議將兆魁 亟賜褫斥毋令其假

出城一語徘徊觀望雌伏鶻起以煽亂是非傷殘

善類則權奸之遺孽迸而媢嫉之風微其爲我

皇上子孫黎民之利不小矣

壬子十一月初八日

山東道監察御史李邦華為邪正久淆歧路釀亂懇乞

聖明亟 勅廷臣盡捐門戶以培正脉事臣惟國家之大治大亂外不關夷狄之盛衰內不係國計之盈縮惟視 朝廷之上君子小人之消長故仁賢彙征則泰運浸熾僉壬充斥則國勢漸促自古治日少亂日多君子少小人多宜鴟鴞倍產于鸞鳳麟騶間值于豺虎數使然哉人無定識士鮮舊聞業不審于邪正之辨而乃有奸人之雄為之鼓煽傾覆其間入其說者似落井而窺天茫乎東西南

北之易位受其指者若擐甲以夜闘實然父子兄弟之横戈宼使善類一空國事尤需當此際而復劾賢生之痛哭庸有及乎今　國家不幸勢已至此

明主旣不以是非之權操于上當事大臣亦不以是非之公布于下誰作昏衢之燭龍安望乘潮之遊艇臣不勝感將激衷敬輸一得則就一二十年間邪正大關畧陳梗槩夫自申時行以陰柔柄國而趙志皋繼之王錫爵以剛很執政而張位繼之當時撩虎鬚而攖張怒者非所稱呂坤鄒元標顧憲

成等諸臣乎桀祇序逐曾無顧恤此其一邪一正不亦昭然明辯耶嗣是則沈一貫剛柔並用顛倒更抄于無跡荼毒極巧雷霆忽震而不測妖書禍綿綿楚獄戕　宗室京察庇應大試問沈鯉何以去　國郭正域何以聽勘于王立林秉漢何以降革劉元珍龐時雍何以被黜權奸作威路人所知也而窟營未已則借王之禎爲護法傳鉢待人則用李廷機以善後而姜士昌宋燾果不遺餘力而斐除焉此其訛邪訛正不又昭然明辯耶亡何而有顧天埈者本一貫幕下之賓見勢敗以操戈向

賢豪而遁欵追縱橫捭闔之計成而後先館閣之臣戚不免于綃緻之及當時意氣自喜之士誤爲所誘致而竟從來游之況淪抱罪世之長恨者不知幾何人今雖甑破已久說者猶戀戀于困衡之極謀慮益深從黨之衆薪膽不忘此其爲捭爲正不又昭然明辯耶又亡何而有湯賓尹者乘館局之空虛便欲立蹊擬路騁舌辯以獎率不辭勞啟倖途故填門溢巷俱是論訛之夫趍夕道背合謠傾危之筭自韓敬科場醜露而營壘益慾自完人謂敬若逆取順守猶或倖逃造物之忌乃不務抱

竄愈呈咆烋嘶近日章潚公单發其狡穢觀者欲嘔此之爲邪爲正不又昭然明辯耶然訛爲賓尹之高足則王紹徽非乎紹徽生平得意向人云不附同鄉詳察其攻淮本謀得亡媾同鄉之王國以結于同鄉之孫丕揚耶題之以攻貪攻暴之名連之以太宰少宰之乾行是趨熏天之焰而逐聚蟻之羶者詛動長安爭假道以通于冢宰務乘機以剪其所忌黨有四欸何人得脫其鉤網撰非一手轉送實藉于紹徽再與漢勳之獄重刊宋黨之碑自九廟有靈 國運不斬清流白馬之禍紹徽以一朝

趣成而在朝在野之名賢淚隕萬斛志賁九原矣計行不果因而倒戈曰吾不附鄉人被此名也以去不徒其身得託終南之徑且令其師若友復振已衰之旅蓋至是而紹徽之肝膽畢露惡能掩之然誂為紹徽之主盟則徐兆魁非乎兆魁廿載棄蟬一生門犬通籍四明瓣香一貫授意于權臣殺人建議以大臣脅餉向非日本敗歸張差蒙中于寘典法矣詎知不能流百世之芳遂貽萬年之臭依阿要津則曰太宰知我詆誣前哲則曰楊時不與章句起家而力排講學何異食父母之肉金

紫晝攫而猛擊廢臣不殊戈青冥之鴻砍頭陷胸與正爲難搖唇鼓舌驅人于穽項御史錢春偶一循職糾劾即并其　清修誣以濟惡無惑乎士大夫相向耳其名者色變而目側談其事者皆裂而髮指近又聞其心腹書辨語頗洩外不但使深山猿鶴頻驚風雨且欲令中朝鵷鷺寞適翔集嗟夫百年有盡怨毒無終兆魁何乃自苦如此此之爲邪爲正不𡚒昭然明辨耶而無奈無心之見聞多中有意之邪魔浸淫歲月求難易嫫毋以西施溷淆臧否遂貽雜珠玉于瓦礫有語之以申時行

流一貫李廷機等不曰死灰不燃則曰脉絡旣斷詎知廷機爲一貫之後身而觀尹即廷機之門生紹徽爲觀尹之長臂而兆熤即紹徽之死友總之則以王之禎爲線索一齊穿紐前者未絕後者復續試觀廷機去而之禎亦隨去若相呼應廷機去而考選之禎去而拾遺下不爽毫髮然則從前之簸弄豈是影響之揣摩往謂邪黨盤據猶云疑信相半今試就眼前行徑清夜捫心寧不人人遠然覺悟所幸新進諸臣志乎扶陽指歸抑陰向來小人根株之患幾乎蕩滌　但祈靈長端必賴之

而臣不能無隱憂者往戊申之歲言路弘開　嗣
堂之上一朝廓清于時寧不有小人匿跡竄處亦
借攻邪之美名以爲伏翼彈耳之計嗣後二三君
子意見偶乖不肯相下遂致嚚競互持而前竄處
之小人遂得用其兇鋒蹈瑕竊發樊然淆亂不可
收拾矣殷鑒未遠眞足寒心今諸臣靜觀日久持
論甚晰萬一屬有讒人交鬬鬼神助之彼申時行
沈一貫以後徐兆魁王紹徽以前一脉相傳之小
人實繁有徒蠢蠢思動顯肆排擊陰行擁戴旁開
一徑巧圖提出玄黃之戰寧止流毒庶類國家之

元氣不斷側漸滅盡耶故臣不憚歷數邪正相續之脉仰乞

皇上諭令朝臣共捐門戶偕之大道庶已經彈射者得息機以終老林皐不生風波之想其未經搜拾者得洗心以勉赴功名不懼黨與之累顧不休哉然臣猶有說焉宰相者天子所與共平章天下者也天下邪正之分惟輔臣得而主裁之亦惟輔臣得而斡旋之主裁者在涇渭之不淆而一有徘徊顧慮之念則牽掣而不決斡旋者在議論之睿持而苟得提綱挈領之要即寬核而不覺臣見輔臣

排向高佐政有年矣心非不苦也力非不勤也而君子小人之消長猶僅僅焉豈提綱挈領之無術而徘徊顧慮之不免耶臣以爲此不難也夫今四海之內雖稱乏才然豈無二三大賢輿望共屬正人固推爲領袖邪人亦尊爲斗山者哉自邪正角立以來同堂喧若聚訟曲直擬于穴鬭當思此二三大賢若得關　朝政之議受統帥之寄安肯以調停而驟潰決事事有真可否人人有真是非議論有真得失片言立剖即有背公植黨之徒亦且清議束其外患失怵其中誰復敢與正人爲蠻觸

之抗者況人性各有秉彝邪徑多從詭入明珠在側覺我形骸以平旦之本念就印于先進之標準又誰不保愛其身甘陷谿壑者是則起用先年獨邪之人乃以樹今日正人之招而欲潛變今日從邪之習端不外當年秉正之人即于此覘主裁即於此覘斡旋所望輔臣積精聚白以誘
聖衷將廢棄諸臣拔尤　賜環布列在位行見正人盈朝而邪氛不息　國是不定議論不省者臣不信也不然者山公啟事徒塵　玉案乙夜　睿覽未奉清裁弓旌不賁于丘園遂蚰浸入于崦嵫河

清[illegible]候長夜未旦年復一年漸次零落如今歲顧
憲成郭正域劉曰寧相繼捐館寧惟逝者寃鬼私
恨無窮閣輔臣亦嘗哀號累日若失左右手然何
益之有哉臣爲世道人心耿耿有懷輒效欵愚伏
惟
聖明俯賜採納若謂臣援拾舊說無關時政臣恐舍
此不言必致小人一派源源君子一脉日微日盡
天下事不可爲而國運隨之臣不知處所矣興念
及此肝膽俱裂幸
皇上垂鑒焉臣曷勝激切屏營之至

壬子年十一月初十日

太僕寺少卿徐兆魁揭疏辨原非得已横揑安足服人謹畀揭明以副公論事頃見御史周起元疏職爲得罪名教意欲挽職沉迷歸之悔醒望職良厚非不感其相成乃以援引一言及借別端指爲大乖名教言殊過矣職幼習父師之訓長習孔孟之學以至于今古論古今人無遺言行燦然于仁義道德之途者莫不仰之信之是訓是行惟恐弗及間有言是而或行非大醇而或小疵則擇其是者醇者用爲觀法之資而置其非者疵者少寓鑒戒之意此職之責也未嘗輕出一言詆其道學之

人也乃今不幸而得斯謗也則是吳虎發顧涇陽
書首職始也彼時就事論事何嘗[illegible]涇陽之眞所
引載籍不滿楊時而下諸公之語亦自明顯何足
爲嫉者實起元乃欲繼沈正宗漫引劉三傑沈繼
祖疏中僞學之禁爲籍職口之地何其不情求有
韓侂胄故三傑繼祖得阿承以肆其惡今未有人
肯爲侂胄亦未見僞學眞足惑人欲倡爲禁者誰
歟起元縱欲報效東林不應無故而過爲無喪之
戚也世世之依王國者有矣未考選前藉其書以游
揚于孫太宰其名固在通國耳目今見國敗又推

國以溷人將以卸平日依附之跡人可欺與良心獨
可死乎職與國素不識面安見職之論淮會藉國
一臂之力也秦人與職之譬向歲疏中曾三五其
名自是公論不能掩攻秦不足爲職利不攻秦不
足爲職損假此自固卽愚者不爲而謂職爲之乎
至云與其徒黨謀爲四款之卑不知係淮撫賊單
抑東林赴淮說事受簽之單也單發自誰顯而易
見有無多寡與職總不相蒙于玉立不能忘情于
職職曾一疏發之然職疏自疏部推自推誰能錮
之不出以起元等朋爲而悅其進力豈不頂搭乎

職黜用有待則出處之時爲之耳起元亦將以不
黜黜
聖旨而謂職曾一言撓之乎學者舍正道而甘信異
端則謂之背名教弟子于師而恐操戈入室則謂
之得罪名教三者皆職所無也似海内所信也起
元無處搬拾以發揮驅職之術乃假此爲辭何見
之不審而言之無緒也孔欲無言而不免憂心于
群小孟非好辨而恒教人三自反于妄人聖賢立
身垂訓不過如此何可不學亦何可不免職且去
矣庶幾無過矣悔醒有期當以爲起元謝德意矣

太僕寺少卿徐兆魁揭發誣詞遁昧心堪憐謹畧
揭布以明公論事頃御史錢春有第三疏攻臣滿
紙裝誣眞是說鬼說夢職即置之不辨于臣無損
第舉事端昭昭在耳目者稍一折之亦足暢快時
情春謂職有徑即掃無幕不入不知徑爲何徑幕
爲何幕抑詣沈一貫耶職自行人及爲御史公事
宜見閣臣惟于朝房一面私宅一投帖而止掃徑
入幕必有杯酒之歡暮夜之會而後可職生平有
是乎職生平硜硜之操即一刺亦不輕投同時之
人在都下不少春試徧問誰曾見職在一貫宅一

私謁一生茶也一貫在今日爲死灰引蔓强附無影無根此何足溷人祇增識者一哂耳㬰中買舉是甲午年主考係閩人曾偕芳覺發在江西地方攬事者亦閩人買舉人犯則一淄一袁一蒙此案不知經幾番司道府縣按君之手而後定與別姓何干涉春乃妄指爲職子事與指鹿爲馬又何異馬職前疏未嘗指春子買舉只一歲買田二千畝在江陰乃眞話耳今反云職𠴰揑渠子買舉不知語從何起豈春子買舉果眞情怯而故自露乎若春辛卯買舉則跡大有可疑入者中式後將二三

場試卷燒去訛辭失火房未燒而卷燒可疑一也二三場盡燒無一字而頭場猶存可疑二也原名魁春後改名錢春以掩跡可疑三也胡掌科汝寧當日參疏至明乃重歸咎于收卷官而春止議罰人言汝寧受囑骫法至今猶有遺恨矣此事春亦謂息有乎往者倭蹈朝鮮勢將不支持議者有退兵之意職時巡關甚知其失策乃抗疏力請進兵而以督餉屬一大臣爲持久計彼時當國爲趙蘭谿非一貫也職只言宜用大臣督餉未嘗言養蒙可用也且督餉視督撫擔子何若以督餉爲死地

則當日之督撫亦皆忌嫉乃遣耶養蒙督餉以功得賞廕東事亦幸完職之疏固未嘗不效而乃以爲談者切齒不知切齒者誰也攔門之犬必爲李三才出死力吠人乃是何能妄加人首鼠持兩端者乃可恨未可憐職非能持兩端者以理辯爲軟語必反唇相加而不軟乎以求去爲乞哀必凌厲詬誶乃不乞哀乎何錢春不少以理自裁也錢春出門有此三疏高見若此昧心若此生平之人品亦可槩見矣職辱非春敵顧毋專向職以立功名日說謊欺君甘受妄言之罪職亦盡置不較獨無

天道乎須至揭者

壬子十一月十六

令　朝端不容一正人中外皆其所布置其禍不貽之于　宗社必不止然使天下盡無一持正之人則可使天下而尚多持正也恐令此曹禍國一至此哉職請再發近時攻訐之由願邦華虛心一察夫李三才未被論之前縉紳與之厚者豈必而正者自正邪者自邪未嘗如汪懷等附和則誰得議其黨涇陽即貽書之後縉紳同其趨者豈必而靜者自靜躁者自躁未嘗與王立等谿徑又誰得議其僞爲然就淮黨之中不過趨炎附熱而就東林之中豈無同行異情則觀人者宜察也故善治

國者不宜令斯世有黨有偽之徒而善立身者豈宜令人目其為黨目其為偽至准撫之不宜處也舉　朝持政者所知也不獨臣也東林賢者之宜出也亦舉　朝憐才者所共知也猶職所極望也夫宇宙廣矣非父母兄弟之讐何路不可相貸即言語議論之忤何嫌不可相捐苟非同已之是而異己之非必所非者直與情所不與乃可倘尤見與未可以意見生憎也苟非附已是與而攻已是讐必其是者直與我不並容乃可倘相容未可以汚衊為陷穽也況為人軀人情不執已而恐醜正

自異咎豈盡由人職又顧居言路者而攻職者試虛心而理照當自見也且論自論耳第恐總位二字可以令人去矣何必摭拾不根之談横肆唾罵之語而後快耶止謗無辨唾面自乾古人爲是語者誠無乃肆謗而令人不欲辨唾面而令人不敢拭若其人也亦當作何如品待也彼不宜緘口以賞金陳重甘心于市袴　士欣然于拾履朱冲不較于認牛古人當不諒巳之前惟有此着從後來白不白必不恤也職去且亟當無煩于昔人有一說便俗之語職每深味其言茲爲借侮禦之法矣

卽謂職爲詞娛爲軟語亦姑置之孰知此正是在言世道者一辨職何能知須得

壬子十一月十六日

福建道御史錢春揭寺臣心神恍惚口舌潤翻詞遁情窮發撤可賤聊就其言一反以聽公平事項者職糾發大僕寺少卿徐兆魁非不知其满身糞穢易以濺人但不忍見其閉門合算攔路邀朋以權奸遁傳之幕客長據要津使長安日見怪事然謂疾甚必亂故事無深文言無過激期以撥動良心而止所以待之者不薄豈謂以職當頭一擊遂切齒腐心不知反已惟務噬人職之所言兆魁既不照管郎兆魁自言亦不復照管欲吞欲嗟盡露戈矛倏彼倏此備諸反覆茲彼以揭來職亦姑以

揭吞之可乎大凡附權者喫緊在精神貫串聲氣
應求職見兆魁所爲唱于喁喁者皆一貫等之忌
嫉故遡其朩本水源而歎其因風縱火若其出入
往來何與人事而人偵伺之兆魁欲以此解嘲末
矣至于新建炙手欲熱而兆魁殺人媚人乃欲借
闗谿一息游魂以御千年罪案能自信出疏之際
趙志皐猶能入閣平章乎雖未坐張養蒙姓名而
督餉非戸部事乎何以養蒙不感兆魁而偏恨張
位乎舌上之龍泉默授乎當事胸前之劒沙場之
骨幸還而殺機已露故天下咸共指詈兆魁與職

何讐而職肯閱之愚矣其論李三才也說者謂張
祿相而齊卞弁重虞卿之困阨伍員死而越國霸
總售種蠡之陰謀而職於此節頗無貶辭竟自
見況三才以職父嬎傲然不受則知職義不欲其
晉而謂職反惜其去必不其然兆魁無書不搆其
有三才刻札播傳諒非若內簾號簿不得寓目也
而故以相詆也悖矣且一得百喪定難準折全身
潰爛僅以舌爭人實有口胡能掩也若第一白鏹
自珍則李三才家想亦不乏遼東豕呶呶自訟胡
爲者鄙矣兆魁初謂職公祖官揭職父子祖孫其

挑激深情被職勘破則偏揑子買舉人其庇友寄計被職勘破則又分移謫職而自認曰只一歲買田二千畝在江陰乃眞話耳然則常州何處出揭武進何人恣橫假矣職愧職子未能點鉄無以副兆魁之望獨謂兆魁非市儈非牙保不問馬而第問江南人家誰廢著誰招產勞矣然亦敝鄉不肯寄贓而厥田江陰爲下兆魁何不以近地膏腴既職子而更以遠方瘠土見苦也謬矣欲職信兆魁子不買舉人則無若兇蒙詔子不向人稱寃欲疑職嘗買舉人則兆魁宜自恨而不蚤知職肯觸邪

不預揑一疏擬胡汝寧使僅叅職以遺今愍職猶記辛卯中式偶以書傭不戒將職領出硃卷半遺煨燼適偕同年夜坐共囑其事當呈多官詳核僉曰無疑于時提調有疏監試有疏禮科胡汝寧有疏槩蒙襃許並未刺譏章俱下部吏聞以家世謬綳行卷溢美更自明白奉

旨免究何會議罰此皆見之邸報秋傳職不必題也兆魁能爲佞乎舛矣兆魁又謂汝寧叅職非穢職也乃出狀兆魁之謂汝寧祇自汚也蓋汝寧不知兆魁之狠籍而不能建白與兆魁同爲王錫爵言

者又與兆魁同見當時彎弓向之者不少而如職父以祭祀大事而蘭谿怒論相而吳縣怒定

國本而

皇考

陰恩借職父爲贄以藉外援而求內庇遂兆魁之欲以一茅蓋頂最後南北參三衆人不再奪人職名然亦不過曰爲御史錢一本子兆魁近疏曰東林錢一本子云爾前時公論大評臺臣之糾汝寧吏部覆調外職等禮部復入場此亦並見之邸報抄傳兆魁能爲佞乎險矣嗟乎

關節在數武之近號簿貯內非秘密藏也監試宜可委之不見明白在數年之遠硃墨對同且推勘屢矣而乃煩兆魁忽然置疑將舉人貴而進士賤乎鄉試宜嚴而會試宜寬乎情矣然乎是而知職名之不辯也雙之而不免見誚于蝦蟇給事單之而又不免見噬于姑姑御史也因是而信兆魁之品不難定也人各有耦物各有類天下有號爲君子者兆魁以其意見之異而欲洗垢索瘢天下有號爲小人者兆魁以其臭味之同而欲推波助瀾也職請兆魁問汝寧以奚物得名而乃甘拾其沫

嗣後且無庸吠職爲矣職雖參兆罷者三而猶不盡其百之一茲以不疏于 朝政不覼縷之要私其半生同抱葉之蟬而一旦同長舌之婦言之使人欲嘔況其無徃不復甚矣瀾翻而後不歷前可徵恍惚卽不較何妨但訛言惑衆不可不破糞穢涤衣不可不濯故復聊爲具揭須至揭者

壬子十一月十七日

四川道御史劉策爲寺臣逞兇肆辨邪毒愈彰懇

乞

聖明亟賜顯斥以勵廉耻以杜反噬之風事職惟

國家之患莫大乎小人猶莫大乎有利口之小人

蓋小人利口則以波濤之辨行其簧鼓之術能令

是非顛倒邪正混淆始焉羣小附之終焉君子畏

之則黨與成于下主勢孤于上而國家之害始烈

已治太僕寺少卿徐兆魁則眞所謂利口之小人

乎夫兆魁生平行徑職不必具論獨是攻淮以深

情厚貌懼魍魎之至見恫疑虛喝望草木而皆兵

往往號呼邪黨鈎結異類爲以羽翼盤據之地臣等抱杞人之憂矣頃者臺臣錢春有概于中不難撩虺蛇之頭而踐虎狼之尾彈文一出衆論稱快使兆魁而果端人正士則惟當急流勇退自爲乞身之圖卽不然亦當緘口結舌以俟公論之定乃磨牙張吻嘵嘵置辨果一本來而一本去也迨經同官王時熙糾劾而辨疏忽易爲私揭猶然機鋒旁射挑難啓釁有不啻蜂蠆之毒而射工之巧者一時公忠之臣咸切齒爲之不平者兆魁亦忝曾爲言官矣亦曾疏論人矣被論者有反脣相加若

兆魁之剌剌不休乎亦有多方希望若兆魁之戀戀之不去乎夫兆魁所憑者波浪之舌是以翻天覆地而必不能以一人之口語沒天下之口語沒天下之公評所恃者重甲之面足以貪權固寵而必不能以一脉之邪説蔑萬世之清議東征條陳能掩其媚竈之醜乎徐崇陳愷能諱其多贓之穢乎詆道學則有封事而借口載籍不猶誣乎發四欵則繼主謀而佯若不知不愈欺乎號簿委之未見則

天子無耳目之臣矣戀倖托之奉　敕則仕路鮮廉

耻之風矣至若父子祖孫濟惡一揭則又說鬼說夢茫無影響之甚者也倘果有之則臣與常州知府同鄉同年豈不投之臣所而獨投之兆魁也豈兆魁固私揭榜牘之淵藪乎抑亦荊軻玄伯之流挾爲人行擊刺報復之術也即此一節則兆魁之敢于說謊容于羅織而巧于誣蔑立可想見其大都矣最可恨者明與王之楨爲鄰而猶強辨支吾以爲掩飾之計如掩耳盜鈴其誰信之不然以數十年之盤踞數百疏之譏彈屹然不動而何兆魁一掛彈章之楨遂有去志耶前勘校之如山今則

取
旨如寄耶說者謂廷機去而兆魁失輿援兆魁論而
之禎無盟主蓋實錄也乃猶䠶䠶于僉院之推而
抵死不去得無假出城以杜言者之口而借冬巡
以餂
皇上之意乎此其閃爍變幻已昭然于人之耳目矣
臣謂兆魁一日不去則風波一日不息流言一日
不止則善類一日不寧詩人之所謂變亂四國孔
子之所謂利口覆邦寧可使之雜處堯朝而貽他
日無窮之害哉雖然此一兆魁也徘徊觀望運去

相之故輙囂凌詆訐啓後人之效尤見令被論待罪之臣如袁奎李思孝靡然從風非惡語以相加則先發而制人遡流窮源則兆魁猶罪之魁而戎之首也于兩臣又何誅焉況捕盜先其渠魁去草急任本根倘區區疲羸是攻而枝葉是摘臣恐寇害無已滋蔓難治而 國家腹心之禍其胚胎于兆魁者寧有旣耶伏乞

聖明大奮 乾綱將徐兆魁 亟賜罷斥庶奸黨去而正人安言路重而 朝廷尊卽一切傾陷不測之禍臣固甘之矣

壬子十一月十七日

四川道御史魏雲中爲寺臣黨邪害正貪橫無恥懇乞

聖明亟行罷斥以剪元兇以破邪黨事臣謹按太僕寺少卿徐兆魁一本兇邪小人市井亡賴年來與史繼偕輩牽引來往比周臣前疏卽欲糾參以除兩奸姑置不論俄而御史錢春等果洊青萍擊其穢狀近復瀆

旨分別去留倘少畏公論正宜自怨自艾席藁聽

皇上處分顧乃鳩鳴益巧鴟張滋甚貪饕清華之府咆哮

聖明之朝抵死橫扯不勝不休開口便說邪說正豈眞謂一生行徑無人勘破哉臣謹爲我皇上陳之自申時行當國以及朱賡二十年間權奸竊政擅作威福科場開賄竇之漸並封包不遑之謀開採煩興貂璫煽禍妖書搆難鉗網忠良而又數數逐諫臣錮衆正不知天下忠臣義士貶斥多少兆兇獨禁聲結舌偷息苟全令亂茅蓋頭甘作鷹犬豈非其黨邪實錄乎哉已而見李廷機趙世卿公論鼎沸慮無脫身之路又探知王國與李三才勢不兩立喜有可乘之路機遂合黨羣小傾

陷善類賜藉奸貪竊王國輩之聲勢陰肆驅除快李廷機等之夙心顧憲成眞儒也而尺牘可竊鍛鍊于王立氣節也而姻親可借戈于姜士昌以淮黨吳正志以遞書也而恣意可肆搏擊朱絲絃斷見錦不停淵鷗欲潛林鶻猶奮從今天下碩彥名流屏息林間亦可已矣兆魁雄心未已毒手益來近將在　朝正人密榜私室暗算誅鋤漏于王吉之口最眞最確寧知一淮撫耳誰人謂其當出乃藉以護身流毒縉紳吁嗟兆魁何其不信天下有忠義偏視淸流如讐敵不肯相容又非其害正實

録乎若其貪横無耻之狀雖經論列臣尚　請就
所聞畧言一二兆魁家居横肆貲擁陶朱問何以
至此非霸占則投獻也如鄧如袁如俞皆其吞食
之人也崔德何以倖免軍政說者謂金壺金盃各
一銀三百兩遂免察典胡承恩何以聽用軍門說
者謂紬段八疋銀二百兩遂獲夤緣引進有楊長
班騙使用有六管家可證也汪其與同鄉馮少所
合本販珠恃勢多取嘖有怨言每拜送假道狂欲
獨飲而淫穢聲聞矣收錦衣衛指揮葉世初一千
一百金即能令王之楨推世初爲南司得內相趙

剛銀一千兩即能令劉姪為總旗陞至千戶而攫取無算矣管西路馬每馬要看馬銀合九十餘州縣馬戶控騄駬之騰驤忽魂悸而意絕受究家之誑而廉耻掃地矣有臣如此真三桃未足盡其辜四裔未足正其罪者然且塗面潑賴隨時轉換不復知其言之自相反也臣檢兆𠒇疏向會詆顧憲成為駁雜為壞學術壞氣節矣今則曰無損其眞向會譏楊時毀羅汝芳斥吳與弼等矣今則曰未嘗輕出一言詆真道學之人向會詈曰此輩以起歸德江夏為大題目以逐李廷機趙世卿為大主

意至懼言官以子孫之禍明黨李趙而排沈郭矣
今則曰未嘗一日濡足相臣之門曾爲湯賓尹解
嘲曰賓尹隱處東林何從而窺明黨賓尹爲韓敬
輩飾醜矣今直曰監臨不見號簿向曾攻姜士昌
等項且以錢一本爲濟我一網打盡矣今則曰東
林宜出向曾日夜聚謀造四欵單明與王紹徽邪
則供邪矣今則曰形跡非密方曰我不附秦又曰
我不攻秦方曰願得太僕以歸又曰例無討差方
曰六愍
天恩回籍又曰恐悞冬巡閃爍變幻之狀人人知兆

魁為奸為佞為陰賊為剛狠為妖孽不祥兆魁兇
狡百出毫無愧怍其自視為何如哉恭聆得太僕
寺少卿徐兆魁惡類窮奇兇同檮杌生平惟貪挑
激行藏曲盡趨承睚眦獻媚權奸已看剝牀蔑
疑肆彈射禁錮良耿不啻入室操戈罪積若山猶
譸詡而得意斯藏如螯更論訛以行私逞舌底之
機鋒翻雲覆雨縱筆端之游說布地彌天孰明丁
謂之奸誰哉　　之禍伏乞
聖明急行罷斥庶元兇剪而邪黨破小人猶知驚懼
不至猖獗無已人心世道利賴非淺矣不勝激切

固親民而外之監司撫按內之侍從風憲實爲端
本澄源之地我
太祖高皇帝時官吏計贓滿貫以上即服極刑而尤
重風憲官犯罰之罪故能二百五十餘年治平之
盛我
聖上御曆之初屢頒
明旨申飭比時　朝野肅清政舉民安守此不易今
已成比比屋可封之俗矣豈料一二鉅貪久據要津
鋪地皆金彌天設計黃金結客糾遝四海之才雄
白日無光倒翻一時之清議戈矛密布鑑之必傷

頌德稱功至今未絕重假氣魄不重真操守論僞
風力不論真人品能貪者臭味相投清修者讐敵
相視相帥成風視爲固然如陳龔飛者必欲聯科
甘爲谿壑向非潛臣早發其貪必聲十萬金錢投
入大貪幕下謀卓異謀銓諫何所不爲及至一登
樞要而宜興之政便稱爲渤海中牟人又孰敢雌
黃之耶近以河南道分巢咨訪復有賽宜興之號
可見貪濁之風于今爲𤴓民窮財盡之時值此搥
骨吸髓之賊寧不爲之寒心耶已酉大計獨重清
吏似矣第有一二小廉大貪者混入其中豈不灰

廉吏之心而助貪夫之焰今欲盡加浣濯必須直
拔根源昔
宣宗章皇帝欲懲貪風劉觀戍死遼東
陛下試問廷臣近年之貪誰爲甚者而倣
章皇帝之意行之則懲一巳足警百俟吏部考察
之後將極貪數人依律擬遣其眞正廉明名實相
符者 賜宴禮部激勸旣明人心思奮循良之吏
必接踵于
聖明之世矣其一議起用自爭 冊立爭礦稅及奸
相張位等擅權空署削逐二十年來說者以 朝

廷虛山林實伏蒲補牘歲無虛日而尚苦于叩
閽之無從諸臣立　朝直節居鄉懿行具諸薦牘
者臣不敢再瀆獨臣任清江縣知縣往來吉水數
受教于鄒元標見其明道淑人躬行範俗純粹淵
泓端凝肅穆臣之淺陋固不足重望其津涯而十
餘百鍊之造詣明體適用之經濟奈何令其空老
林泉而

皇上卒不得其一臂之力哉昔
英宗睿皇帝以閣臣李賢之薦特聘吳與弼授之
宮諭　敎中外且獎以伊傅之任元標之理學不在

與弼下而故爲

陛下侍從之臣又非特聘布衣可倫向有內外兼用之說倘果破格用人則元標宜膺此選其他如趙南星之未得于親承者固更僕未數切以爲除上言大臣德政巧營吏部之丁元薦東桃西激朝秦暮楚之于玉立兩三人之外其他皆世之麟鳳國之禎祥天下且以其出處卜世道之盛衰第權臣巧錮于當年

陛下旣一入其說而不可解奸人離間于此日　朝野又各生其疑而不相信夫出山之奸人見斥于

在　朝之端士本其自作之孽乃歸而卸諸山林曰朝士固與吾輩爲難吾且以護法受詬而諸賢或不能無少望曰吾已無官人何援劒然在廷之臣亦或有訝前驅之衛惡恐後車之助虐者奸人復敷衍張大其說以動諸賢而幾成水火之形矣臣同官龍遇奇之疏眞有味乎其言之也

陛下惟速召用諸賢而徐以其職業之舉否爲殿最明斥兩臣投之四裔而不使其交搆于中外則魚目既去明珠自現猜嫌既消門户自撤囂競之風息和衷之美成矣其一愼　廷推自于玉立等假

持月旦陰竊
主權稱雄于天下幾二十年往
陛下之召孫丕揚自以夙望蒙。召而玉立號于人
曰孫以附我我嘗謀起之群臣之劾李廷機自以
褊刻致劾而玉立號于人曰李以不附我我今劾
之語出而聞者盡駭盡疑既而有信無疑而玉立
亦久假不歸居之不疑矣過聞玉立以公平正大
者不肯爲之用無偏無黨者不能遂其私必欲以
陰賊險刻者秉軸持衡故徧歷楚 燕吳之地號
召智謀才富之人山人星相盡其細作富監巨商

皆其外府斂金十萬餘寄頓通灣密乘擄人輿潞來岳廟事出風聞臣敢輕信第都人士共以爲眞故敢入告

皇上月令大僚缺多　廷推在邇宜擇公清正直者以充任使毋使揣摩臆度者藉爲口實庶陰謀詭秘之徒不假之以虎威而慶賀刑威之權得還之于

君父矣其一議去晉須自諸臣拜

命以來感　恩圖報併力觸邪彼論者又難就列引退何疑行見　朝廷尊重仕路廓清矣乃

陛下猶不自裁斷仍　敕吏部分別去留于屏邪之
中寓憐才之意羣臣無不舉首加額仰頌
恩威顧兹役也提綱挈領責在宰臣而廣咨博詢責
在司臣諸慷慨激烈舍一官以拔佞固已人人精
白語語公忠但分別被論者之去留即分別論人
者之當否而分別人者其人品心術亦于是乎一
定而不可易矣同一論人而所以論人者通國無
不知司臣亦無不知也同一被論而所以被論者
通國無不知司臣亦無不知也名義至重鬼神難
欺眼前之風波縱欲願忌而久後之定論不與縊

毫十洲之鑛鑄錯不成一失足時千古爲恨臣竊司臣之熟思之也其二補司道吏部司官依省推補非止以清華之秩欲令省直均平亦以尋臣賢否同鄉之聞見必真每省有人訪求較便此設官之深意也獨臣江左江左疆域人才已有兩省共一司而且鈌至三年之久今鮑應鰲求去甚迫已不復推中外賢者未必盡乏從公推補此亦其時然臣復有說人物服官如作入暗一無所見久之方漸覩室中之藏故各部每司俱有主事員外郎中今其練習政務始累而上若天官操人倫之鑒

定進退之衡視之別部又不啻重及欲一入衙門便當事任在應驁雅足辨此但總不可爲例衆以應驁爲可任而

陛

下遲至兩載仰知　日月之明已無所不照第恐此後別部且有薄視正郎者矣猶記鄭振先自工部兵部禮部而執中于吏部已旣不得復害原不與雅桐鄉賢令須之彥夫與衆逐鹿而得鹿固不可憾同獵之人自不得鹿而遷怒于旁觀不逐鹿之人振先猶不可解臣常不平此事故敢一及之非以一賢一奸相提而並論也夫此五事皆諸臣

所已言而臣謬以爲目前之要務莫要于此故敢

復列以

請第中有避諱不及觸忤元兇縱其伏甲千層臣亦

御侍

聖明眞往無懼伏乞

皇上省覽

敕下吏部酌行臣言未必于銓政無小補矣

壬子閏十一月初九日

是乎漸起則是奸相申時行沈一貫李廷機等覺
貪撫李三才諸人實黨之媒而議之因也不絕其
媒不去其因而疑與護者之心終不解如止沸揚
湯而沸益甚矣先絕其媒先去其因而疑與護者
之口兩無所牽如惡影就陰而影自止矣何以明
之李三才之評案已定不必覆說其沈一貫諸人
亦何必汚吾頰也倘肇金有跡臣願與諸臣共荷
振而逐之不然必非人矣于玉立之嘖有煩言徐
俟論定其餘高賢又誰肯阻其進也見補牘未效
臣與諸臣共挽轂而推之不然必非人矣論人者

採生平爲實錄不必曰某黨宜處也爲一網打盡
之謀論于人者據部處爲進止不必曰吾某黨故
及也爲三窟藏身之計傍觀論人與論乎人者聽
是非之自定亦不必曰此某故論之某故被論也
爲黨同伐異之舉筆下既不牽纏眼前自爾乾淨
黨孽忽斷亂絲頓斬恩讐之念無負愛憎之口不
售用臻師濟之休共游蕩平之域此臣所謂王道
無偏無黨之說也如此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
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哉不然愈疑愈護愈護愈
疑不惟釀朝紳之毒亦且重林賢之極如甘陵南

北部及牛李之分洛蜀之號遂于國運相始終豈不悲耶然其主張全在輔臣昔宋朝朋黨之論惟韓琦當國有以銷平調一之遂使兩黨之迹渙然氷釋扶持善類琦力為多臣當其行事豈有異術亦惟是正巳平心羣情自定今輔臣之言曰當此分門別戶之日易起弓影杯蛇之疑鰓鰓然悶坐受黨人之禍也則胡不取韓琦而發之也伏祈

皇上俯納狂言嚴

諭羣臣今後論事論人如前黨脉名色不許形之章

奏以省羅織惡色

敕下法司如諸臣之言將劉蘊臣劉世學速置于理如律究處以爲横議詈言辟言官之戒則令 國是定 國法伸兩有利矣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壬子閏十一月廿一日

廣東道御史毛一鷺爲揆地宜實揆望宜端懇乞

聖明亟行枚卜以光　鼎鉉以肅政本事臣以一介

孤陋備員耳目之司例得陳𦮃蕘之見以效涓埃

而近日條陳事宜摘發僚庶臣同事諸臣言之頗

悉邇來　廟堂之上或行其言或用其意擘畫處

分已漸有次第可觀惟是爰立一事諸臣畢辭合

辭不能得之于

皇上輔臣屢辭哀辭不能得之于

皇上豈以枚卜尚可緩也政府尚有人耶不知從來

公孤非一人之任輔弼非一人之事臣不敢侈談

虞周盛時即如房杜之善謀善斷亦必相須以有濟乃謂今日綸扉之地獨不可一手一足辦耶然而相臣之爲相臣其品望不易稱矣蓋其神情所向中外則而象之相臣之邪正世道之邪正也相臣公天下不得而私之相臣明天下不得而蔽之相臣虛天下不得而比之相臣斷天下不得而搖之故爲相臣者即開誠布公集思廣益蓋不得自神其猶自雄其斷而一種屹然不可拔之意自當卓立于世情之外主持于公道之中如砥柱之不波岱嶽之不搖乃能不負平章之托非一味模

務兩可所勝其任而媮快也故枚卜在今日必不可不亟則揆地宜實也枚卜在今日尤不可不愼則揆望宜端也輔臣葉向高自衆立以來孑立于

朝已五年餘矣卽使得

君行政言聽計從尚有心思未到結搆未周之處不妨共爲商確況輔臣之日告苦于

皇上與人情之日求多于輔臣又嘖嘖未休耶夏見輔臣速補閣臣一疏中有意見易窺物情難厭等語未敢以爲然夫政府天下之平也有何意見之可窺亦何物情之足碍說者謂輔臣睬人唯諾畏

人彈射若微有抑其川殷而使之不得不然者皆愚謂輔臣必有所不得而矜其遜避觀望遇事不敢擔當出口輒多顧忌將欲為執持而或牽于私情之難割沾濡而不能發將欲為傳會而或惕于大義之難破却顧而不肯徑行輔臣之意夫亦謂世局曹分羣議互角姑為推脫調停聊以自完不知台衡何地台衡主張之事何事且有意為調停勢必不顧事理而顧物情夫情則何厭之有年來輔臣日用此道而遜且懷疑于弓影陽息于黨禍則調停之未效明矣故以主持為調停夫天下受禍

停之利而輔臣不必有其名以意見爲調停則輔臣日費調停之苦而其害反甚于不調停方今大小臣工但畏言黨亦俱不忍言黨而獨袒分左右形成水火若由其中而不自覺有識者輙不勝漆室杞人之憂輔臣不以此時握定權衡力爲挽回乃坐待堅冰之已至養癰之必潰也臣唯輔臣舉動輔臣心事坦夷明白非往時究殘執拗者可比且每于正理不可奪正議不可枉之處不難屈已以就人舍非以圖是蓋亦憂　社稷畏名義足用爲善者也惟是意見與物情到底無可柰何而每

有一種勉強不樂從與不自安之意在輔臣以為不見其端而實人人微窺其端夫可以微窺其端者正其本體之不可掩沒者也故輔臣今日何必揭非常之原以示天下惟就此端把握得定充拓得去即此為真主持御此為真調停一切紛囂異同之見立銷融于指顧轉移之間豈非世道人心一大關鍵哉昔韓魏公不動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司馬溫公毅然以天下為已任[illegible]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彼匪異人[illegible]臣勉之而已臣聞右相必有

素知負臣心虛能受盡言而臣于輔臣誼有淵源故以箴規之義自附于相成正輔臣昔日所謂議論聽之言官主張責之當事非有他也今日時勢輔臣萬萬無有可卸之肩枚卜萬萬無可緩之理在輔臣宜當主持以副

皇上之獨任不宜顯畏猜嫌以俟空空洞洞之新臣在

皇上宜亟行枚卜以補輔臣之不逮不宜故緩急務以稽師師濟濟之盛典伏乞渙發

綸音速令廷推慎加採訪務得輿情允協之人與輔

臣同政以重桊地倘臣言有當更乞
明諭輔臣勿爲世局物情橫生推避專爲　國是人
心立一主張則天下仰
皇上和德之賜蒙相臣虛受之庇非淺鮮矣臣草野
不識忌諱不勝悚惕之至

壬子十二月十一日

兵科給事中趙興邦爲直陳大臣小臣是非之槪以備

聖明取裁事職近見閣臣葉向高學臣敗差人言見及之疏除剖明心事而外乃所深慮於臣下者意見不同紛爭日甚請

皇上檢發章疏　勅下部院定其是非可否取自

聖裁及飲嘗事大臣秉公主持勿徒爲苟且自完之計嗟乎大臣之苟且自完多矣閣臣之慨然爲是言也職甚韙之迄今佇望兩月

皇上無檢發之期閣臣無催請之意切恩閣臣發憤

復蜀虛談是非不明終歸苟且臣請直剖其概可乎閣臣何如也人惟自超於門戶方能制人之門戶惟能制人之門戶方能定人之是非閣臣之起家門戶所從來矣爲門戶人之所制亦從來矣欲明是非而不敢違門戶欲從門戶而不敢犯清議逢人說苦遇事稱難報國有心振拔無力初得門戶之利今受門戶之損此向高是非之梟也冢宰何如也向來小臣之護法有主大臣之養交已成煥獨不落蹊徑亦可謂之能自豎矣惟是善類日摧不爲鄭仰正人之氣黨與日盛無能力破門戶

之私誰秉統均有孤與望此趙燦是非之概也總
憲何如也熊廷弼慷慨英風有觸將忌閣臣先是
曾正行勘之非總憲初心亦無欲勘之意據總憲
致科臣張延登書曰請勘原迫於外議非不佞之
得已也彼外議者何人迫總憲至此致總憲留則
爲衆人之射的去則負
皇上之眷注斯其人所謂險邪之極不容堯舜之世
者也夫總憲爲紀綱重臣有何難事而輙爲人所
迫勒此孫瑋是非之概也副憲何如也自署憲以
來三載於茲一味圓通全無表見爲險爲邪或過

為智巧不差

皇上於南臺忝既謂有人唆授職以為忝之而非耶即無唆授亦非忝之而是耶即有唆受亦是當去無疑眷注何益此許弘綱是非之概也周永春何如也當呂圖南之改學差也臺臣用事者惡熊廷弼則驅廷弼喜呂圖南則改圖南喜怒惟行其意用舍獨操其權此改圖南者之咎而非圖南之咎也永春即職掌攸關孤憤所激但當駁其改圖南者不宜並指及圖南乃曰恂默曰無風裁雖肖圖南之品第不足以任南畿之學臣又何顏以作浙

江之按臣乎浩然長往良亦可惜此永春是非之概也湯兆京何如也職不悉其生平獨其以要挾處金明時則終不能無議明時品望素劣以察典處之人情之所服也王圖父子濟惡而刑時叅之亦人情之所快也應察處則察處必不可坐以要挾叅王圖則叅王圖必不可以叅王圖爲要挾不知兆京當日何見而倡爲要挾之說激孫丕揚之重怒雪王圖之私忿精求之則獻媚之深粗按之亦舉事之過如謂此兆京往事追論似苛是舉關人臣邪正之品更係終身行已之大此段罪案終

必求明永春近日不言職久欲言之而職今日不
言後當復有言之者此兆京是非之機也今之臺
省諸臣何如也有各樹私交與合閣勢以部院
爲奴隷以政府爲衙門爲其用則稱功誦德而不
羞不爲其用則同室操戈而不顧此一端也有孤
忠自効利害都捐小臣是則保護小臣大臣非則
彈[illegible]大臣意氣身敗有不平則思鳴臭味偶投非
先倡而後和　也此亦臺省諸臣是非之概
也孟軻曰　心人皆有之又曰無是非之心
非人也　以言責備　國家是非之官用是不

避忌諱謬列諸臣大端此

皇上允閣臣之請　勅下部院會議郎不敢謝職之是非足爲諸臣之定案然而一念自心求以不愧此人無愧此官勿欺

皇上者落落止此任天下以職爲何品爲何門戶職不與之爭矣職無任隕越之至

吏科都給事中翁憲祥爲　計典已竣銓政更新
謹循職掌條例應行事宜懇乞
聖明一併申飭以裨政體以肅人心事臣惟
皇上軫念民生留神吏治今年　大計事畢澄汰不
肖以清仕路至嚴也紀錄清廉舉一勸百至公也
留用俸深有司以備考選至便也幽明黜涉耳目
一新海内臣民誰不仰頌
聖斷顧當此　大典告竣之日正人心觀望之時所
有銓政亟當振飭者臣職掌所關誼難緘默蓋臣
先年承乏該科目擊銓曹事體每多遷就廢弛曾

經列款具疏妥申明
祖制之舊力挽人情之流未蒙
俞允歷年以來科道諸臣陸續條議銓曹漸次更張
已非一日光景然有一二事宜未免以人情之趨
須述舊例倘不一圖挽囘波流安有底極用敢採
集羣言再附意見聯牘以請
皇上垂聽焉臣惟 國家設官分職有職事每省藩臬
大吏森然布列無曠缺也小[illegible]然分職無混淆也
近數年間各處撫按[illegible]面劾與方面官員
題請加銜[illegible]之[illegible]以銓曹轉展又委[illegible]

情任人擇缺但問其人欲轉何缺當置何官于臬
應轉藩司者多轉臬司而以藩司帶銜應轉臬司
者多轉藩司而以臬司帶銜甚而其人當藩司矣
所轉該 竟有藩司缺矣偏不推藩司而與以臬
司其人 臬司矣所轉該省見有臬司缺矣偏不
推臬司 與以藩司交互無叙紛雜莫辨地方體
統之難 各官職掌之紊亂及臨事之推諉種種
不可盡言臣等近日與聞 計典查閱方面官員
冊籍其職銜至不能辨相與撫卷而嘆竊思十年
以前該部冊籍具存試一查考等有如近年之屑

越者銓衡之職宜辨官制何得一味苟且臣先曾
議及見科臣李奇珍　疏内復指陳其弊令兩司
多缺之候正當清理分别凡遇推轉方面必問何
缺相應藩臬守巡各避舊制如遇無缺不妨暫停
庶乎官制秩然與情大快也此藩臬之互用當正
也各省鹽課關係　國儲運司錢糧重大奸弊滋
數掌印正官得人爲上運使秩已三品舊例俱以
甲科知府陞轉銓曹未嘗避而不推各官未嘗薄
而不赴最遠勿論卽近年有官至亞卿稱淸望大
臣者曾由運司起家何損其聲價之毫釐而甲科

遂覩此官爲不肖乎邇來甲科知府銓曹不敢推
一運使如河東等處竟至幾年懸缺後見兩淮推
馮盛典方謂銓曹之有擔當乃盛典本心厭薄偶
與漕道爭禮飄然徑去自盛典而後甲科益爲絕
嚮今分布各運使者非廊署任于即衰邁鄉科耳
彼其前途有限且暮途窮欲望振刷鹽政不潤脂
膏勢不可得一經　察典汰斥幾無存矣夫各官
固不足惜若此舉措而不改豈　國家財計遂可
無人料理乎職嘗有慨于中矣臺臣游之辭議及
最爲詳備今各運使方缺仍當于甲科知府中推

補勿爲避忌若運使既係三品官撫按司道相臨
宜優體貌則瀆餙之間或加酌議務求可行倘各
官既推之後有遷延不赴及托故離任者臣等以
自簡隨之庚乎積習可挽此運使之推轉當擇也
各州縣正官最號親民今布列天下者甲科不過
十分之三其餘皆鄉貢耳　國家既用此輩爲親
民之官亦當不時激勸以鼓其向乃近來科貢推
祈極矣每年雙月以考語微疵即行劣轉不見天
日中間固多不肖豈無濫及無辜乃輿情所同扼
腕者至于資格太限超擢甘羅科貢有司官員如

府同知極有聲者究竟多是以史耳知州極有聲者究竟多郡貳耳推官知縣極有聲者究竟多州守耳別駕耳卽前年紀錄卓異有同知詹軫光一人已歷二年猶滯郡貳若兩京部屬如戶刑工三部之缺除甲科外俱爲甡子挨轉科貢望一部眞如登天百不得一苟非大賢未免灰心安能痛自砥礪不汨沒塵情也職記辛丑計後銓曹將浙中一二科貢知縣推南北部屬皆平日稱賢而未登正薦者一時長安計吏便覺洒然色動職竊嘆銓曹鼓舞人才固亦不難今歲與閩 大計訪得科

中臣俸漫有司如知州岳具仰等推官盧一豸等知縣晉承命袁夢與周鳴太等皆清操術政衆口推服若職所未聞又不知其幾可盡以格限人乎卽今俸淺留謫各官舉鄉貢中有具正術良相應破格推擇此後銓曹于此途尤宜加意如雙月季報一節合咨撫按凡府佐貳州縣正應劣處者另具揭帖詳開事款勿止將字句推敲遂爲劣處定案用示愛惜外其科貢有司資俸及期薦剡多次考語純全者不時推補南北部寺俾知向風此科貢之超擢當公也

朝廷爲地方設官非爲官設地方臣旣已委質東西

南北惟

上所命不當工于擇地趨避多端臣常記十年以前

各省方面郎廣西雲貴濟濟充滿遠方知府常用

甲科見今南京戶部右侍郎蔡應科非起家雲南

廣西知府乎至于極遠各縣如廣西之臨桂貴縣

桂平雲南之昆明保山皆以甲科選除後列在臺

省者一一可數也近來方面官員視廣西雲貴爲

阱穽卽推轉奉

旨經年不去往往托故　請告近如慶遠知府岳和

聲慨然赴任大與地方整頓一番即以爲仕途希有之事若遠方知縣二十餘年來並無甲科之迹矣夫三省地方雖遠總皆

皇上赤子豈不足念何遂爲甲科厭棄乎臣嘗謂銓部統百官均四海既謂之統何慮天下有充而不至之官既謂之均何忍使海內有偏而受病之處謂宜痛懲陋習力爲主持秉今三省中司道各府多缺務須擇人以往此後遠者可移近地近者再補遠方遠近均勞不爲執泥則遠方各官知銓皆非有心抑之相與振迅精神闔有悲歎其于地方

利頗非淺渺也至于新甲科就選又在轉睫之間宜查粵西雲貴亟宜整頓縣分照依昔年事例除補甲科不許其擧發時推避更換總之爲地方不得顧人情乃銓曹職掌而旣已策名天府一試盤錯亦士子本分內事當不謂臣之言過而無當已此遠方之推選當議也以上各欵臣非敢爲窒礙難行之論第就昔年事例所有欲一爲振飾近年人情所趨欲一爲挽回故乘計事方畢復竭其欵

欵之愚如此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如臣言可採一并議覆施

或亦可解脫於人心也

癸巳二月十五日

河南道御史湯兆京爲再陳　察典議處之詳及

循職糾銓之故以祈

聖斷事頃見兵科給事中瞿與邢評量將事一　疏

內有評臣一段歸重于察處金明時一事臣自與

察以來爲時所忌非一日矣豈待與邢今日始言

之蓋言路紛紜察前爲甚方在咨訪之時已成必

爭之勢身既不能立于是非之外理自不嘗嫌怨

是憂故臣初入　都門論時事　疏內即有士大

夫惟毀譽一關難過到此只合付之公評之語金

明時應處畢訪相同臣實執議于時同事愛臣者

亦慮其拖人以丟臣質對云願以身陪追爭甫起
臣又謂有成言在先則臣此時已置毀與譽功名于
度外矣何者衙門劣品此為獨者也六年　大典
從未覩是昔年許閣造先事參人已經另處今日
尚有明時明時一扶而得免後來誰不效尤作倆
自今遺議無已臣為紀綱計故不復為嫌怨計也
明時有逃察之心周永春當時亦言之謂參王圖
不可為要挾豈果無逃察之心耶三次會單各註
不及何嘗不以察處四會考功停言免處故臣不
得不爭臣之爭乃欲必處明時非欲另處明時也

舊太宰爲桑梓而調停不無香火關情臣爲紀綱而執爭不能雷同骫法計不及顧憲誠有之且于時圖已爲言路所共指矣攖衆怒而媢人善媢者不若是夫人不忤時局則已耳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處明時爲掀圖也固可言媢不處明時以安圖也獨不可言媢乎總是戈矛臣惟有孤行一意任人精粗求之而已與邪謂但當駁改呂圖南者之用舍獨操臣知罪矣臣爲衙門職掌故不難與太宰異耳然非獨臣也即與邪不嘗以卜履吉之事糾駁銓政乎申飭吏部無偏無黨即臣相望太宰

蕩蕩平平之說也若謂昔則另有衡鑒今則不落
蹊徑是太宰因輿邪一　既已開廓心胸矣然而
未已也辨臣　既而自矜尊縱謂人輕慢即向者
辨輿邪　既而謂銓衡日媟尊　朝廷亦輕之意
也輿邪前謂其氣盛理塞故臣亦願其虛心平氣
也豈太宰藩籬之見既已融而崖岸之心猶未化
乎豈昔非能作人而今頓能自賢乎太宰用情過
厚言官持論太嚴輿邪昔日之言與臣今日之言
無以異也乃今日復見太宰僻　既謂臣言為悖
謬不知室中之語袖中之書大選急選之坐缺中

貴豈能盡塗長安耳目而槩謂烏有耶臣 疏與

典邦之疏具在伏乞一併

勑下部院以備是非之叅考仍先罷臣以謝明時臣

無任待 命之至

癸丑六月十八日

河南道御史徐良彥為議論日多法紀日亂謹以
臺臣去就虛心剖析懇乞
聖斷事葢 國家議論之司臺臣互操之即御史無
所逐于臺長諸御史殿最之權臺長獨操之各衙
門無所關其事柄葢署名獨坐法在振揚在昔有
名臺長如顧佐諸人一時綜覈臺臣黜降三十餘
人曾未有所假貸亦莫有撓之者葢風紀之官義
不得負微瑕小疵以巡行郡縣體固宜爾也今按
臣荆養喬徑去矣奪之俸科臣曰薄乎云爾故加
之華任乃舉臣熊廷弼因是杜門

疏告其心亦未白議論亦未定也一以爲宣城之黨一以爲非宣城之黨一以爲廷弼宜去一以爲廷弼宜留故都察院有回籍聽勘之說夫由發喬之所指不可不一勘也非第勘其宣城之事也勘其殺人媚人之有無也田掌院之所爲勘非必以坐廷弼也蓋勘而後知其有無有則罪廷弼無則罪發喬法自如是理亦如是也即如近者因大年以受潘廷圭之賄勘矣及今而復其官勘亦何害于事哉年來弊習總以議論把持天下以衆寡爲强弱以口舌爲勝負致當事者首鼠兩端徙事調停

禮科給事中亓詩教爲學臣勘不當勘部臣起不
當起董虚心糾正以肅臺綱以清仕路事蓋職自
拜
命以來數月于茲目擊 朝政淩溱蠹壞不可收拾
乃其大者尤在于是非刺謬用舍倒置而一二當
事諸臣有往往以意爲之陰陽輕重于其間失豪
傑忠憤之心堤胥小窺伺之志傷
主上平明之理職日夜憂之久矣柰之何忽有並勘
督學御史熊廷弼者更有特起原任郎中于玉立
者一則奉

旨一則敢抗候
旨似不必遽言以責
天聽然職區區念此兩事消長理亂關焉若不及今
爲一糾正後來且有不可知者其開釁基禍可勝
道哉是以冐死直陳于
皇上之前夫使熊廷弼而當勘也則持三尺以繩其
後爲臺綱整頓一番職不肖且執自簡佐之矣而
無奈廷弼之事不可勘何也業以荆養喬之疏還
按廷弼之事知之矣嚴徒加遣此縱故之心保准
作貞可曰無事也土地理之彰彰易見者也其所

重甚在殺人媚人一節耳此四字者邇來攻訐璫時有之未見一勘而獨勘廷弼之爲汲汲乎勘之而必欲其有將證成之耶勘之而究竟爲無將誰歸結之耶腹誹之法莫須有之獄忠臣義士千古同冤職竊爲憲臣危之耳奸黨之律甚于殺人媚人養奇初疏不曾以坐方大鎮等請下于理乎憲臣亦將因而遂勘之乎勘之而人敢執此說乎執之而憲臣敢下此手乎人命重問輕者非也以無爲有者尤非之非也

祖宗在上神鬼在側耳目在天下史冊在萬世直今

清夜汗流耳職更爲憲臣危之此勢之斷斷難行者也理之易見既如彼勢之難行又如此而必欲一勘之快過矣甚出絕無影之事此及不相干之人猶不勝愛之惜之以任勞任怨之學臣修至公至明之學政乃傾之逐之而必欲一逞勘之爲快抑又過矣蓋執法不撓任事無諱盡露英雄之本色此廷弼之所見長也鋒芒不斂意氣未融猶存湖海之習氣此廷弼之所示短也短不足爲廷弼之損長則能濟　國家之事憲臣亦未之思乎然勘廷弼不可而留廷弼亦可王[illegible]者是爲王去者

激也當時何不止其行勘聽其引決一爲
遁竄便足了此豈非討之得哉顧職所尤惜者憲臣
孫璋老成人也又新掌院也八年懸缺昇于一旦
四海具瞻係在一人舉念一不虛持衡一不中遂
爾沾沾獨行其意至令河南道不得與聞此等風
旨誰不窺見機緘已露承望遂生小人之舌漸長
君子之脚不穩異日者遐以自累悔無及矣職故
曰學臣勘不當勘者此也夫使于玉立而當赴也
則懸八座以待其來爲仕路鼓舞一番職不肖且
彈冠慶之矣而無柰玉立之人不可起何也苐以

諸正人之疏還被玉立之人知之矣嘖有煩言徐侯論定科臣張延登不嘗羅摘之乎變歷楚豫燕吳之地號召智謀財富之人臺臣李徵儀不嘗亢糾之乎然徵獨如斯而已南來北往東激西挑人有我心世無寧宇此何等行藏也投機托要拜爺結兄朋類滋多戈矛益熾此何等作用也生殺自由雌黃惟意神中宰相曆畔冢卿此何等心術也轉幻數年之內彈章尺牘累載其名招搖一世之間智士才人咸爲所誤此何等局面也以職所聞種種不類尚有不忍言不可言者特緣吏部久竊

立乃道學之賊也去其賊而後道學無門戶之條也職非阻山林也而玉立乃山林之孽也斬其孽而山林無斧斤之害也故職曰部臣起不宜起者此也伏乞

勑下都察院再查並勘御史熊廷弼一節有無過甚是否公平據實回　奏仍

諭左都御史孫瑋以後遇事心欲其虛法欲其當勿過任已見勿曲狥物情以端諸御史表率之源以佐

聖天子蕩平之治至于吏部見推于玉立

明詔所司特為停寢如科臣議徐俟論定毋得再及

重煩白簡則臺綱益肅仕路永清職即退而伏妄

言之罪所甘心矣

癸丑二月十五日

南京山東道御史孫光裕爲正論方明旁言復熾謹據疏糾駁以揭公道以杜流禍事竊惟國家言路之責專屬臺省臺省不言別曹始不嫌出位論列如邇年邵輔忠秦聚奎發人所不敢發言人所不能言允鼎世道寔加賴之有如傍人門戶襲人口吻伏機埋穽爲比那害正者佐而張焰焉則言之大賊也自荆養喬以奸黨發難流禍至今適接邸報見行人司行人劉宗周一疏亦以奸黨立論甚至以土木之禍聳

聖聽臣意之曰此必感憤于包藏禍心之荆養喬而

發也及讀至終篇託言正學而詳會其語總之曰
救熊廷弼者黨崑宣以攻東林云嗟乎安得此空
國之言而稱之臣徐而嘆曰廷弼以口語開過東
林無端被勘方用致疑茲乃牽而合之紐成一片
似不善爲東林解嘲而隱然欲借東林以爲倒翻
公議之地則巧于爲荆養喬者也臣請就其疏駁
之勘議初起識者謂借以行勘而若以行勘之意
大獄將與見形窺影南北由是沓然交章誰爲私
廷弼者廷弼自廷弼崑宣自崑宣其不可牽而合
之也明甚東林與崑宣自爲水火與諸擬廷弼

風馬牛不相及矣不可牽而合之也亦明甚揣宗周本心必知其不然也無亦爲東林護法姑以崑宣惡聲犇人之口俾莫吾敢譏訶固甚善獨不思東林不嘗救淮撫乎厚耀州乎詰之曰爲東林者黨李三才黨王圖者也何以應之均之既敗之人也在崑宣一綫既斷爲不燃之灰在李王百足不僵爲將續之焰善黨者又何擇焉矧當塗貴人山中盟主呼吸相通炙手可熱者不此之黨而黨及于身名俱敗衆所共訴棄之人有是理乎黨之一字乃小人傾君子之術學道者宜不忍出口而宗

周韋合數語既以挑門戶之戈復以投讒邪之口將令在朝在野左犄右角而芟夷蘊崇之見黨禍構于儒紳殺機發于林下也恐東林亦不顧樹此題目也且東林柰何言攻也宗周名爲宗東林非知東林者也有本之學必不因人而重謂憲成歟而風槩益徵將東林遂不足重歟自高攀龍而外從事學問如臣所知皎皎名流屈指可數而推崇不及是皆無與于東林者歟不然攀龍何以稱完賢也一則曰憲成既沒徂王夏盟等之爲祭酒一說也一則曰淮撫之援書誰人賛畫金吾之謗請

誅人轉寄京察之構害誅人經營舉龍獨自知也
又一說也此此非臣之私言也提宗周為東林分罪
者曰欲盡箝天下黜貪之口以定天下之罪察此
必非無據之說夫黜貪之口惟王紹徽劉國縉喬
應甲朱一桂徐兆魁為冠甚數人罪察竟由東林
而定歟然則數年以來為貪撫報仇顛倒是非把
持 朝政藉與援以神其用弄毫牢以行其私者
洵東林之罪歟雖然苐不可槩為東林罪也必有
人焉內運籌而外折衝借東林以 亂天下如于
玉立丁元薦縱横馳騖屢經彈劾人如其為戎首

而宗周所見昧而亟稱之者首揭攀龍若與之同
日而論何歟槩東林而抹殺之則好修者蒙詬東
林不服槩有罪而假借之則欺羣者托足東林亦
不服聽宗周分別流品孰有罪孰無罪明白一番
庶俾靜修姱節之賢猶得超然保全令名以遂其
誦詩讀書之樂豈不大有裨益哉臣區區忠計竊
欲為東林一洗冤也更有進于是者願亟用東林
除可疑者姑竢論定餘不過數人而請增之席已
空推轂之口已塞尚何左右袒者之紛紛乎又自
東林而推廣海內濟濟高賢不下一二百輩願亟

爲趣用彼時隱鱗戢羽而人不及稱山斗頡頏詎肯自後獨擅一東林以盡掩海內之賢林下君子必有莞爾而竊笑者鄒元標趙南星不與憲成鼎立而爲三者乎彼何以齒頰若冷而此何以趨附若狂勞乃實非尊東林祇托東林爲命者乎與其以空名奉東林而共効于私門之用不若以職業還自己而一禀于　朝廷之尊大道爲公遵

皇之極雖曰不學臣必謂之學矣臣鄉王守仁當日倡明絕學躬修實踐非苟而已不治生產不內苞苴不執朝權不集黨與誠足以深服天下士大夫

也桑梓後學何不聞焉誠讀其書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原未嘗單提一說憲成雖主善善惡惡不過拈一則以明宗周局嘗不範圍其內而乃欲守仁以就憲成若宗周者陳良之徒與宗周雅有時譽臣所屬望曆足不定臣甚惜之又爲臣鄉惜之臣復因是而有感于公道之難明也辛亥京察舍賄僕偷单之胡忻而處貞亮之王紹徽舍窮奸極穢之史記事而處剛直之劉國縉喬應甲大恃公論至今恨之熊廷弼之㪍至爲一劣生㪍一學臣

紀綱已自倒置因而波及逐一直指去一兵憲紛
推邑令齮齕俱傷此可謂法紀歟此兩者明白易
曉稍有知識必能辨之而尤爲之稱功頌德殊不
可解趙煥孤立獨行一意考察考選卒不用人言
遭時按劍驅之使去以陪總憲而口實職掌者猶
未衰爭職掌似也借職掌以葢要挾之醜而實逞
其驅逐之計誰能欺之近日南北正論業已甚明
而宗周忽有此疏爲奸人伏案將舉持正論者硬
推入于黨人之中空國之禍可爲隱憂總因勘局
不結巨奸展轉生心咆哮恣逞熒惑物情以致實

繁有徒議論淆亂若此是邪正消長之機不可不
辨伏祈
皇上乾斷剖别昭示　國是并乞
嚴諭南直按臣徐應登速完勘局毋避崑宣之嫌首
鼠兩端因循不决以滋黨人之禍世道幸甚臣履
任最後南中駁勘之疏臣不與名罔所嫌忌故直
揭公道如此伏惟
聖明省覽洞鑒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癸丑十二月廿八日

南京陝西道御史宋槃爲無耻邪臣巧言飾辨懇

乞

聖明亟爲罷斥以重言路以維世道事臣聞邪正忠佞之品人所自造也而邪正忠佞之人亦人所自知也世世味蕩中得失共念固不難深情厚貌妄爲依附機關既破情現理拙當亦爽然自失羞澀無以對人固未有行既鄙鄙心復汶汶欺人自欺靦不知耻如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許弘綱其人者臣請公言誅之可乎先是臣衙門御史吳良輔有邪臣大壞憲體一疏特參弘綱臣討弘綱此時唯含

羞縮頸解綬東歸[illegible]三易其牘以圖後舉不謂其微詞隱語橫肆挑激而且不耻以硜硜自居也夫弘綱而豈硜硜者乎弘綱固不為硜硜者也使弘綱而硜硜世又何病焉臣姑置弘綱穢行劣跡無論試就弘綱向來行徑還以質于弘綱所謂硜硜者是耶非耶弘綱向嘗推吏科都給事中矣亦嘗因是而忝吏部專擅矣此豈果超然名利薄視都諫耶推轂原意毫不念耶此時說者謂弘綱此舉蓋有深意一以交懽于許子偉一以迎合于王錫爵一以博能讓一以免外推云爾獻諛納交捷

取徑得是豈爲硜硜者乎辛亥內計其被察諸臣今尙未論其是與非也今因察後煩言遽爾百計去之吾今觀其疏曰苦心苦口曰千難萬難曰不聽臣言譸張賣弄層見叠出果爲市恐乎市恩乎分謗乎推諉乎臣以知其非而不能異是謂溺職從其非而暗爲躲閃是謂賣交卒令老成夙望之太宰鬱鬱歸田伊誰之咎與迄今論　京察者猶其事咸思欲唾其面也是豈爲硜硜者乎江右一察弘綱一生名行可對人言者止此第自權奸巧陷以來一時廢棄諸臣如鄒元標趙南星輩丰骨稜

稜。賜環無期不知此時何愛于弘綱而遽爲起

之佃間不一而足也且藩臬未正而躐進副院尤

向來未有之異事乎說者謂假道東林掃徑相府

個中線索豈虛語哉寧詎是向嘗爲蘭谿私人而

外示睽違亦嘗爲四明密友而陰標孤子爲清流

之羽翼又爲傾清流之前茅爲淮撫之功臣又爲

攻淮撫之劊手藏頭蓋面匿影潛蹤覆雨翻雲朝

東暮西此弘綱之所以如鬼也是豈爲硜硜者乎

若夫弘綱無求于人也而無情笑面逢人突發固

自以側媚爲貢諂也曾不思風紀之地宜有此態

度否弘綱無求于人也而閑詞冷語刺刺不休留
自以滑稽爲易與也又不思風紀之地宜有此譏
吐否不南不北時陰時陽看聲勢爲緩急覘人情
爲向背固自以遷就爲巧合也曾不思風紀之地
可堪此首鼠模稜否總之弘綱滯硜硜而不爲者
也不爲硜硜而自附于硜硜果愚人乎抑自愚乎
臣少而受書嘗感于孔夫子巧言令色足恭與夫
匿怨友人之訓竊疑世之未必有其人也自今觀
之弘綱眉目神情種種符合豈其生來醜態抑亦
學後習成而孔夫子預爲之描寫于數百世之前

乎孔夫子耻之左丘明耻之而弘綱不自耻也且
篤言于硜硜不亦可異之甚哉閻于弘綱疏中見
其引以自見者兩臣一曰汲黯一曰包拯皆古昔
所稱爲名御史大夫也假使其立　朝行已與弘
綱有萬一彷彿則其差漢庭羞宋室亦甚矣何以
聲施至今也而弘綱侈口譚之其亦未返以自照
乎其亦自附於硜硜意乎夫人心不古世態漸移
世之爲弘綱者亦多矣世之不耻弘綱者亦多矣
臣因是而有感于人品之辨與矣　國家用人之
辨也剛正者爲君子柔媚者爲小人剛而過激者

終不失爲君子柔而善容者乃見爲眞小人臣嘗執古鏡今百不失一也自處者宜何居焉君子在朝踽踽涼涼衆正未必連茹小人當路蔓引枝牽死灰何難復熾臣嘗執古鏡今亦百不失一也用人者愼之萬無昵小人之易與若君子之難合憤憤於去合從違貽異日

君父以重憂也臣尤有感於弘綱門戶徑路之說其醸禍最烈也葢傾危邪臣一經彈射便輙相猜度思所從來而曰門路曰徑路不知觸邪指佞人有職掌嫉惡好善人有同心其彈射也豈盡由于門

路徑路乎此詭一倡將使大奸大惡盤據要路而莫敢誰何將來貽　社稷生靈之害豈淺鮮哉臣北海鄙人也不知門路何分徑路何向而唯耻弘綱爲邪臣爲使人敬循職分特爲糾叅如此至其穢行劣跡臣猶未忍盡言以傷雅道也伏惟
聖明俯允臣疏急將許弘綱罷斥則言路幸甚世道幸甚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癸丑年五月十六日

禮科給事中周永春為臺臣醜跡盡露公論不容謹據疏直糾以快輿情以重言路事臣伏覩成化二年奉

聖旨科道是言官中間還有這等行止不端的六科着各道糾舉各道着六科糾舉明白來說敢有互相隱蔽事發一體治罪不饒欽此臣見河南道御史湯兆京行止不端心欲糾之久矣第其深情厚貌尚知顧惜臣猶望其省改而不忍終絕也自項者與臣互相辨論而媚王圖之醜態業已自供自認每過臣疏揣及此段輒支吾凌駕不能措一語

兆京之生平盡矣臺班汚矣臣又敢隱蔽而不一
直糾之乎然臣疏語竟不旁溢一字謹就通國公
論及兆京疏中自呈者摭爲
皇上陳之左都御史孫瑋老成夙望憲度未壞而壞
之紛至則兆京謀勘熊廷弼一事誤之也瑋云一
月之內駁議五至查五至者皆參荆養喬不宜擅
去及不宜妄扯之詞耳並無一字及廷弼該勘者
邸報見存可查也乃云迫于議明明迫于兆京之
議處兆京人孰得而與之郎瑋發抄書中兆京亦
初詞而摘再〻疏此其鄉人借以具問罪之師等

語矣書詞與發拟不同璅老成正大必不為此佞倆其為兆京添人無疑璅試思今之進退無據人心不與誰實致之當必深恨兆京特不可對人言耳其陷害堂官有如此者語云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厚之道也廷弼即犯法應勘自有公評兆京不能解鬪而反佐之其云揭前政之徽則其惧前政之不徽又可知也其云為廷弼善後則其謂前事之有破綻可知也公祖名分亦自隆重若非大義滅親亦須稍存體面何兆京之不然也其所害公祖有如此者縉紳士民之表也南中士風從

來驕橫臣所以不能已于言也如方大鎮以一紙書逐一按臣逐一道臣逐一縣官巳自橫矣而又有如兆京者必欲坐學臣以不赦之罪彼無知青衿見學臣囚首對簿乃羣而指之曰此昔之臨我而播楚我者也今何如哉使後之爲學臣者執法則虞劫處寬縱又虞溺臣有累足不入耳臣前疏所謂士風之橫兆京實爲嚆矢者此也其敗壞士風有如此者韓浚居數千里外既云不知情矣且又知賢矣乃一疏所疏強爲羅織此必有人中之不然意欲駆臣同鄉一人耳即惡人之所好亦須

問翁憲祥何故逢人說惡韓而鑿定朝上夕糾爲臣之疏與太宰之說相符臣摭理立論有何艱澀必待數人而後脫稿如謂太宰授意于臣故朝上疏而夕糾之則何若太宰徑不用圖南之爲直捷也甚矣兆京之難悟也至戴燥家食十有三年纔一補官便中縉檄彼其人亦臺中舊僚也何苦因攻職而并逐之哉其殘害無辜有如此者臣非臺員不識臺體然邸報中則竊有聞矣許弘綱云京察舊例大小九卿俱開所屬獨部院不開弟面議耳都察院堂官且不開其屬況河南道乎又徐兆

魁去相沿職掌河南道咨訪公評其去留輕重皆堂上任之三會既畢具冊面送院堂既不見冢宰不送功司單即臺中應處數與堂院面商不聞一字以全同臺之體兆京獨何不然不過恐孫太宰不處金明時無以洩王圖之恨者其變亂舊章有如此者官爵出自朝廷是非自有公論臣不與聞獨念楊時喬者時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而謂其說之不盾陳治則者時之所賤簡者而謂其言之有當一韓者孫太宰之所察處者也事欵雖多而求其一節或亦公論不與乃曰與治則俱不平夫姚

文蔚不曾以外補不平乎今竟何如耶其顛倒是
非有如此者按差原無　勅惟帶管鹽法及兼學
校者有　勅呂圖南自疏徼批印足矣兆京何爲
兩疏俱云徼　勅也久占河南道熟于舊章者尚
且如此況新入臺班者哉其不諳　典制有如此
者上疏公錯倒許檢舉昨臺班陳玉輝爲
題差未蒙
明肯先將　勅印捧歸自行檢舉旋以病請告若是
乎　勅命之重也至　勅所以重　朝廷也無
勅而爲有　勅其誰欺欺天乎曾是而不可以檢

舉乎何兆京悍然不顧也其欺
君罔上有如此者臣所聞通國公論及兆京疏中所
自認者列爲數欵以便
聖覽如有一字涉虛臣願甘　斧鉞之銖若他所聞
風影事不敢信亦不敢陳之章奏也參照得河南
道御史湯兆京鱗甲塡胸垢穢遍體置身權貴之
門以結奧援故撈舊銓之鬚以傾同儕玩堂官于
股掌推公祖如孤雛居下訕上孔門之所甚疾罔
上行私王法之所不宥刺刺較濃較淡滿口俗氣蕉
人營營患得患失可憐名節掃地魍魎已見埾十

禹鼎工雖久難宜乎堯朝所當速行斥逐者也伏

乞

皇上大奮乾剛將滿兆京即行罷斥以明慝臣互相
糾舉之職更乞

天語申諭以後吏部尚書鄉人在官做科道官者盡
行迴避以免桑梓之嫌仍將慝職先 賜罷斥以
謝兆京則公道明而人心服議論息而 國體尊
矣臣無任悚息微切待 命之至

癸丑年六月初七日

南京雲南道御史吳艮輔爲邪臣大壞憲體微臣據實糾察懇乞

聖明即賜罷斥以正臺綱以清仕路事臣嘗莊誦

太祖高皇帝諭御史臺臣曰爲人不可太剛亦不可太柔剛則傷物柔則廢事往見貪饕之徒常執嫌下不拂人意蓋緣所守不正恐舉刺其奸故爲此取媚之態人喜其媚已以爲賢則墮其術中矣煌煌

聖謨眞千古人倫之鑑乎夫人人之性有剛有柔人之品有邪有正剛則陽明之氣勝其作用常勁直而

不回柔則陰賊之情深其行事常依阿而易與故人臣事君與其爲柔無寧爲剛蓋剛而不正者固有之未有柔而不邪者也臣熟此以觀當世邪臣其備極柔媚惟恐拂人意也如

高皇帝所指以秉戒者孰有踰于左副都御史許弘綱者乎弘綱向來慷慨棄官人稱其孝敬歷中外人稱其長浮湛鄉里人稱其愿

陛下特起之田間而畀之副都御史之任臣以爲弘綱待正剛腸冷面必有超倫絕類者矣到任之下

適臣等待

闕下趨嘗一見乃前見而臣心竊不然再見而大
不然及閱邸報參議朝政不然臣不敢捃摭風影
指摘曖昧先自欺以欺
陛下但據臣眞見眞聞實有壞憲體而招物議者敢
爲
皇上踐阼之先是臣等以庚戌四月考選至辛亥四月
候
命旨不下臣與南臺省諸臣議欲援南部寺諸臣沿
途候
旨之例　請告歸省先請教于三大臣初見相臣葉

向高高日催疏巳上矣奈何

天聽爾高且勿去俟再催可也寧臣孫丕揚曰君臣是五倫之一　朝廷待我情不薄爲人臣子不可不從厚此外無一言見院臣許弘綱曰諸公之欲去是也諸公處此實難無爛戶無柴戶無任宅無可假貸處諸公之欲去是也欲一言于兩大老憨我則不能惟與朱選司商量耳臣退而與同事諸臣述三大臣之言有言者曰副院曲體人情太宰到老終是憨臣曰不然因此可以知人大臣固自有體體也者從人身而得名者也人必合五

官四肢而後成體亦必五官四肢上下左右各安其位而後成體有如肩高于項目上于背成體乎撫按委曲以奉監司監司委曲以奉州縣成體乎故微獨廉遠堂高廉近堂卑體也即語上誾誾語下侃侃亦體也南北臺雖不相統然崇卑上下分誼截然況新進臺臣肅衣冠謁憲長願奉一言以爲終身玆甞曾不教之敬事後食國爾忘家而津津後譚溫飽長懐安敗名之陋習何其徇也堂堂副院何畏乎首轄何歉于家卿不挺持九列之體而退然自附于司官之後抑何卑也然此猶語其

細過耳徐而按其行事則百無張主一味模稜如
辛亥大計部院既相與共事義不得不與同心乃
怨則歸人恩則歸已名為分謗而實以益其謗也
則有議其險者矣科場賄通關節此
祖宗二百餘年未有之事奉
旨議處自當明罰 勑法詰弊剔奸乃明知關節之
為真故置對狠于不問精言于
旨意之未下而陰御其 法之私情則有議其巧者
矣按臣桓自離任 朝廷原有畫一之法荆養喬
之徑去與吳亮同而許弘綱之議罰與吳亮異雖

謂其才品可惜其祈捨有故乎然法終不可寢也惟其徇情廢法故說者謂紀綱之壞濫觴于唐沂顛倒于弘綱近日稍稍振刷曹趣而爭之蓋年來敝政以調停姑息爲故常以守法奉公爲駭異其積弛有漸也則有議其後者矣夫日後不過一法之壞一事之差于人品心術未大乖戾惟日巧日險則挾數用術深情厚貌藏形于無刺無非之地經營于相傾相軋之途凡可徼榮固寵者無所不盡其技而　朝廷之法紀士紳之名節皆置之[illegible]乘矣從前所指止據臣一人之見聞而至于消[illegible]

所傳又不止此臣請言而無諱可乎人之言曰弘綱先令績溪自青衿之士以及鄉者市魁無人不餽遺無餽不全受而目之曰貪者又有謂原是四明私人忽投身于東林復竄入于西北極會趨炎附熱尤能改頭換面閃爍變幻不可方物而目之曰詭者又有謂始終靠一泰山凡事無不如意欲副院即副院欲佐銓即佐銓舉數十年廢棄諸賢所不可必得者而彼獨聲應響隨如取諸寄則又目之曰善鑽者以臣之所見若彼人之所言若此尚可為副院乎不可為副院又可為吏部尚書乎

臣與許弘綱風馬牛之不相及方今大僚如晨星
臣亦何樂乎多言第見其舉動卑汙無一新肩丈
夫之氣恐此人大用而世俗日趨于柔靡人情亦
甘于鑽剌誰爲
皇上禁飭紀綱撐持世道其弊將莫知所底止此臣
不得已而有言也恭看得左副都御史許弘綱似
信似忠如鬼如蜮以逢迎爲得計卽脅肩諂笑而
不慭時縱舍以市恩致瘵法亂紀而不顧辭壺室
而驟登台府豈非依附得人操佐院而企望持銓
僉謂鑽營中發總之持祿念重報　國心微時事

謏無短長奚取繩違之任人言轉見紛沓久虧端

肅之威六察蒙羞三禮允當臣疎遠小臣孰彈權

貴自知禍且不測然為　朝廷去一倖人為吾道

黜一鄉愿無忝

聖天子耳目之寄郎一鳴見斥臣所甘心也臣無任

隕越待　命之至

癸丑六月初十日

兵科給事中趙與邦爲撩臺臣之辨再明要挾之
非事自湯兆京以要挾處金明時公論不平久矣
臣以爲　國家是非之大案尚未結局不揣狂愚
追論往事兆京有再陳　祭典議處之詳之既臣
敢復撩　既詞以理質之兆京謂三次會單各註
明時不及何嘗不以察處四會考功傳言免處故
不得不爭乃欲必處明時非欲另處明時也臣以
爲兆京爭之是而所以爭則非何者當考功傳言
免處之時何不以大義與孫丕揚爭曰明時三次
會單各註不及若其免察不惟得罪公論亦且有

乎　大典如丕揚不從則執白簡議其後豈不烈哉無端以要挾之說進而明時以要挾處矣兆京不欲另處明時者竟不免于另處兆京之悔何及焉又謂舊太宰為桑梓而調停不無香火關情臣為紀綱而執爭不肯雷同能法當時臺臣史記事之單多于明時丕揚以香火之情庇護不處兆京何不以爭明時之風力並爭記事不肯能法于明時者並不肯能法于記事也以要挾為媚王圖兆京固不肯受不幸而處于形迹之似今而後臣亦不忍復言姑已獨計要挾一事試問兆京丕揚出

山之望損耶否耶幸而吏垣曹于汴猶言要挾之非稍稍見亮于世考功王宗賢明知要挾之誣甘爲隱忍之私以致　察典不光爲後世笑貽累同事誰爲厲階不可不爲之長嘆昔年趙煥之處卜屐吉輕重失平臣嘗糾之　通國謂其背重而煥獨謂其當輕故臣　既另有衡鑑之語非謂其昔有蹊徑而今無蹊徑也臣今悼是非之不明陳諸臣之大概所謂煥能自豎者能自豎于蹊徑之外至不能扶善嫉邪猶然言之非謂昔無明作而今有明作也臣前後　疏語自明斷文裂義調弄筆

端兆京亦何爲者臣與兆京論要挾之是非因兆京援臣前　疏故臣畧明數語不與多辨伏乞

勑下廷議如兆京要挾之說果是臣願受重罰以爲逞臆妄言者之戒臣不任悚仄待　命之至

癸丑六月廿八日

太常寺少卿胡忻爲微臣被論義難就列懇

天即賜嚴斥以謝人言事臣于前月二十九日接邸

報見河南道御史田一甲有疏論臣臣于一甲素

昧生平非有嫌怨突然論列及臣蓋爲風聞所誤

耳先是臣聞長安中有修郤搆釁于臣須人借力

者臣謂人心天理公道難泯可無慮也近有一單

媒孽臣來自浙中金明時手付之人爲談資者臣

謂讒人罔極雪消見晛可無慮也茲者一甲之論

多其脣吻中物得無誤爲所中而不及察乎微臣

轉內之故攺揭之由皆有疏自明已無復贅惟是

舊太宰孫丕揚老成正直鄉曲晚進即嚴事胥得以私交納之若買僕盜單甲汚蔑狗彘不食其餘而謂臣爲之乎舊考功張養才起自家食任事未幾旋聞母訃時甚逼迫即其臭味相投安得歘聚傾倒然此往事將抑阻來者故追其往乎孫善繼可改也謀之王元翰則已耳又嗾人以論之今日一甲論臣是誰謀之誰嗾之也王元翰二十損之許蝕金明時昔以誣史記事一甲今以誣臣叅明時謂徐四爲長班一甲謂徐四爲家人將何適爲　叅王爲族長子辨封郡爵于例不可一日叅

臣將入科泰承欽差人投臣書中言辨封事又二
折柬開具薄禮一千兩臣叱之即入科具疏參奏
雷不及掩耳何暇計較一萬之餽三千之收眞辭
夢語耳朱光祚入文選一年臣未識其面疑坐四
夷館于　郊祀公會始一晤言若將會議俾畢奏
合大宰意此極罷就極欵洽事也臣不能也常推
代庖選司以目疾辭不見臣雖同鄉累月不一見
即見亦落落借貸作成薦陞憲副有議轉清曹者
爲誰臣不知也郭士舉何人大竹坪何地臣去家
四千里而遙三十餘年之久里中事否若隔世彼

郎應爲礦頭地方官任之歲納金二千銀五千該
何容易天日在上可以誑
君父耶臣自叨轉太常休心將事墳墓松楸時縈夢
想無奈衙門正少久缺臣止一人署掌務營求差
遣若不可得三十九年　請告兩疏
皇上俱留中不報延至今日不幸積薪將及臺臣發
訐而辱白僞臣之不敢何說之辭伏望
皇上亟允臺臣之言即將臣斥逐回籍以清仕路俾
毋得爲節鉞玷仍將王元翰二十贓之奇　秦擧
三千之收

敕貴該部嚴勘有無虛實如法治罪臣即死亦瞑目

矣臣不勝殞越順俟之至

癸丑七月初五日

四川道御史魏雲中為科臣挾私滅公橫口飛噬
敬平心再駁以祈
聖斷以定紛囂事臣頃疏駁給事中吳亮嗣諂媚銓
部之狀雖已發其端而未竟其說蓋念臣與亮嗣
俱言官也亮嗣即不顧大體諂媚權要以傾臣臣
當為亮嗣存體面不宜盡駁以傷和氣不意亮嗣
突昧本心說愈枝蔓臣始不得不據理析質以為
言路存公道矣夫所謂人才者惟是真誠為國赤
心報主即品格幹理不同總謂之才有一種傾險
陰邪奸貪蠹國者絕不可謂之才所謂愛惜者惟

是激濁揚清旌忠擊佞即維持裁抑不一總謂之惜有一種庇奸類黨傾擠善類者絕不可謂之惜故臣聞各臣在臺諫有不避權貴為時敬憚者矣未聞有逞身權門獻諂獻諛尚可登進忠貞而培養元氣者亮嗣謂臣受任數月將吏罷偕輩皆一筆盡其生平乎不知此數臣者內惟劉澤深疑定老成確有執持初陞寧國知府即有慮行勘不便者未幾果調一疲地而猜嫌未已臣前疏原謂不善佻仰益重受其品故預為點破亮嗣不宜以澤深賢者混入羣奸之內益澤深尚未到地方一預

熊廷弼事何遽恨之深也若夫史繼偕黄克纉臣所特恭者也兩人神奸蓋世克焰彌天而繼偕又先有部臣恭疏克纉有臺臣李若星果疏不知有何大力至今逼不處分識者憂之亮嗣果已爲之地耶至若徐兆魁者專作權門鷹犬爲一時小人盟主是以臺臣錢春首犯其鋒而王時熙周起元等同守忠憤共逐窮兇兆魁利口未巳因臣有言雖暫鼠伏不忘鴟張亮嗣巳早爲之謀耶若夫熊廷弼飛揚跋扈爲顧李死黨長安不靜皆其播弄臺臣徐良彥李邦華等發其殺媚之情究詳祇因

互爭日起公論日晦臣始不得已爲臺綱一言而
廷弼辯疏語語招認即救者亦曰熊某好漢有的
俱認了夫既已認貪認暴認淫認邪無所不認亦
可已矣亮嗣猶呶呶不休乎至于葉其昌益向被
楚逐者也豈亮嗣鄉人而可持挺揭竿毆逐學憲
臣脩員風紀反不得摘其濫耶抑其昌誤遁亮嗣
鄉人紛嚣陵辞今不憚一爲昭雪耶果爾臣且加
與爲新矣兩者將何居焉薛士彥既掛計典嘗徐
俟其自來獨從來銓體所當遵守抑亦士人廉耻
不可躁進何未及三月便以廣東右布政補雲南

左布政安得禁人言耶若夫張濤臣有速化濫秉節鉞一語蓋用臺臣駁亮嗣辨言亂政疏內推挽攘攫速化先登固其慓悍之效語也亮嗣彼時何故噤口咋舌而今却狂救急呼耶以上數臣皆亮嗣傷心負痛之人臣姑就其言即爲剖析若是至周應秋固臣所糾爲貪鄙者也亮嗣感周之德安得不犯公義一救第能明言應秋所以不當叅之故則服人或將臣所叅事情歷指出曰某瞻剌爲風聞其徵攻爲門戶則臣服而臣盟心自矢凡臣所指卑官下吏俱行賄鑽幹應秋不遵瑕選次叅

亂可證凡臣所指大官大吏俱一一有章疏可證
其有關係門戶說情受賄臣俱删削不敢上
聞臣之用心固非亮嗣所能測識矣乃急急皇皇倚
爲出脫猶謂非媚也臣請歷數其媚狀如日見幾
決去不俟終日臣恐應秋被彈絕于剛介之意無
當是謂阿譽不情其媚一其曰州縣遠職丞尉小
吏御史立言決不在此不如此官旣與民相親盡
被應秋賄買何得代爲解說其媚二其曰藩臬大
吏遷除皆有一定之格不得悋而不與惟其破格
濫予臣是以有言何故力爲解救其媚三其曰行

取諸臣分明挑激爲臣樹敵陰以快應秋之恨其媢四其曰吏科河南道皆有人倫之鑒應秋不能代爲政夫應秋誠不能自爲政也亮嗣何人代爲暴白其媢五其曰督撫推轂不出資俸品望之中夫會推轂不出資俸品望也亮嗣何事急爲分理其媢六其曰亟亟焉逐周應秋以去若似乎清楷其去欲挽而無從者醜態畢露其媢七其曰驅除銓臣夫臣原糾貪何爲驅除是固將使合銓曹諸臣無不感德而深怨積怨于臣也其媢八矣夫銓曹原有三可媢而亮嗣實有八獻媢滿紙謾情肺

肝若睹亮嗣將誰欺乎欺天乎夫從來吏部衙門號稱權要諸司庶府莫之與京獨恃臺諫正色立朝共維紀綱耳亮嗣復連疏傾臣獻媚若是從此科臣借銓臣則氣焰愈張銓臣倚科臣則聲勢益熾科臣意有所忌銓臣為之驅逐銓臣中有所嫉科臣為之掃除意所欲與不難立附青雲意所欲奪不難力擠深谷即有一二直言敢諫之士且將惕息于科臣銓臣之合而風力為微謀策得矣聲援成矣一身一家之計誠固矣其奈天下何哉如目不媚之在事之時媚之去　國之日則臣有一

喻蘇惟霖固向之叅文立縉者也立縉今圻去
國而餘威所及猶能將惟霖借事代遜其足媚叅
可想見盜銓曹原一體忤一人則無所不忤也媚
一人則無所不媚也尚以素昧生平爲解敢自附
于龍逄比干哉豈能逄比干當年亦曾黨救蜚廉
惡來等輩耶吁愧矣愧矣且 朝廷設立臺諫止
許糾彈並不許朋比保救職掌其明亮嗣第問六
垣諸臣從來有臺臣叅一貪鄙吏部而科臣迎合
風指反傾軋臺臣者乎削錢夢臯姚文蔚輩曾有
此否乎請自三思毋過尤臣也又謂行取一事臣

所好所惡海內得而知之夫臣所好必忠直者也臣所惡必險邪者也海內同此心必當同此知也第諸臣方守貞待聘不知誰人可好誰人可惡而亮嗣豈已預知其人欲招臣所惡剪臣所好乎亦太勞矣若指臣為兒戲臣前疏具在原無行取一字亮嗣突然插入人應謀臣至謂臣欲引援舊考功張養才臣實夢想未及而不知養才忽已為臣受累矣亮嗣獨不思引接人者能趨承吏部者也臣疏出而銓臣方與職搆難安所接引如亮嗣言以此用心

尤屬兩稷有靈是糾是殛且亮嗣既恕養才養才有何貪贓實跡何不明目張膽見之封事乃陰謀秘算不肯恕遺全秦一人果秦脉至亮嗣葦真當剗削盡哉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良可嘆息至欲令臣回話臣言止此臣所云匪人前疏俱明等無如張濤爲害尤大亮嗣不解應有人解之夫復何言總之史繼偕黃克纘臣所首參亦諸臣所共參者也徐兆魁熊廷弼臣繼諸臣之後而參者也周應秋臣所特參而董其昌薛士彥張濤畢見羨省彈章臣用以罪應秋者也惟有臣之參所以爲臣惟有

亮嗣之救所以為亮嗣臣與亮嗣立　朝心事判

若黑白臣參是則亮嗣之救為非亮嗣之救是則

臣參為非事無兩是理無中立天下後世豈無公

評且臣見數年來仁賢空矣白馬清流之禍在目

前矣其弊全在議論駁雜嚚兢奔馳臣甚痛之無

奈臣實不幸遭此不顧大體不顧是非之科臣纏

綿不了而微言隱語媢人傾人者復不少也臣甚

惜之懇祈

聖明速下廷議從公核覆要見銓司應否鬻爵賣官

市恩濫用臺臣應否循責陳言指貪斥鄙科臣應

否挾私黨護撒潑橫噬如亮嗣必欲以行取一節

罪臣臣疏具在

御前固可覆按而亮嗣既言臣所好所惡海內知之

亮嗣亦必知之即令亮嗣分別開坐請自

聖裁仍令吏科河南道文選司備言當日會議臣洎

具单外曾否有一字關說曾否言及一人當干當

奪明白　奏陳毋得含糊如其會議行取關係甚

大臣不過百二十中之一人毫無私願則亮嗣何

故造言好事突興大難之端豈但兒戲

君父之前其詭譎轉換支吾之禁應亮嗣受之庶幾

紛囂可息邪議可定而背公植黨之徒亦有所儆

省矣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癸丑年七月十三日

兵科給事中吳亮嗣爲臺臣益脉貞心辨疏惟憑血氣謹再疏糾駁以折紛囂以維人才事竊惟言官之立朝惟是識見議論而已識見定然後不奔趨于勢利之途議論正然後不惑溺于掃除之說爲名利使與爲意氣使者總之得罪于天下後世者也御史魏雲中前後疏草上

御前矣公卿百執事得之邸報中矣臣不知于公平正大之道何如也臣疏謂其攻擊太多而雲中自辨有特參續參摘參之不同夫特參猶之可也若因人參而我亦參之可謂胸中有定見乎摘參之

説尤非通論此不過稍爲點綴而彼已不得守其官矣御史有世道之責者恐爲此輩非之謀耶御史入臺曾幾何時而搏擊已十餘人即使盡得其實已失包荒之度若徒以門戶起見其何以服天下也史繼偕之在南都也翩然風塵之外者也御史藉門戶之威驅除甚易政不知于清議若何也臣前疏所謂上下雷同中外交構者正有慨于此也久不處分乃是臣之過臣恭楚其耳者御史也臣不過憐其白首詞臣其博聞强記可嘉耳至于薛士彥臣昔在蜀深服其長者之度御史欲逐之

則逐之耳彼豈能立門戶與御史爲難者哉彼以
欲傾銓部則借劉澤深爲事實今欲保劉澤深則
反坐臣以攻擊此在
聖王與廷臣及劉澤深自辨之也臣前疏謂銓政當
清未嘗不明言周應秋當去也但謂人才可惜不
宜太摧折耳而乃横以保救坐臣豈御史于臣前
疏未嘗寓覽耶抑顧御史擬議之而後言也至于
婿之一字是妾婦之態也是商賈之心也臣自有
生平海內自有耳目御史鄉中亦未始無銓部當
知臣與應秋遠近矣遼撫張鶴二十年抑落科臣

也今日而議其速化御史想未見
祖宗朝所以拔才之舊章耳臣何言哉臣向所詰問
御史者引用多少匪人流毒天下生靈之說也臣
求之而不得故舉行會推以詢之御史到此何以
支吾反覆不歷其明白直陳乎
皇上之前也曰多少於非寥寥一二人矣曰流毒生
靈決非尋常耳目之事矣知而不言謂之隱不知
而言謂之欺御史宜何居乎御史之一疏理不足而
氣有餘臣在
陛下之左右是豈可以氣奪者耶始終願與御史

河南道御史彭宗孟爲直陳門戶之非以祈

聖斷事竊見邇年以來嚚競日滋是非日混　朝無定論世鮮完人因循至今已是理極勢窮之會極則反窮則變斯亦必反必變將已

聖明在上可任其殄行驚師而不早爲

裁斷乎夫議論之誕須由門戶之日熾門戶之未撤由是非之不分當事者憚于主持每見議論之參差輒謂門戶之各立更不究其是非所在姑託之乎調停不知所執而俱公參互之可協一也所爭而俱私並解之而愈紛也乃曾私害並者合謀秘

算睚眦必讎黨援無敵之勢危身奉　國者獨立特行波靡自砥原無對壘之師假以一彼一此並稱門戶是必盡廢蕩平之王路舉入反側之私門乎　國家之爵賞刑威殉羣小之愛憎恩怨

聖諭所云秉公奉職不足避結黨亂政不必戒也豈不悖哉夫漢之南北部唐之牛李宋之洛蜀彼各相許相傾快心于一勝非遂竊人主之操柄而以私黨與　朝廷爭輕重也故同類其幾而均目之曰黨若今之爲門戶者果如甘陵之聲譽爭標榜已乎如牛李之功利爭馳逐已乎如洛蜀之學術

爭得失已乎倒翻清議淆亂　朝常寸紙楷于戈

矛片語威于鈇鉞意合則構机比肩于夷蹶不合

則譽史擬罪于吳夔邊地風波彌天計巧傳聲授

指應捷于置郵舞智貴耶權重于卿相甚而願氣

可以司用舍換制可以徵　明綸十餘年來不知

壞國家多少人才削　國家多少元氣願閣臣若

請枚卜旦夕僕

俞其純然未經踏染足應金甌之卜者有幾即有之

恐推戴之計不行將羅織之端復起不舉　國盡

空之不止也

皇上于大臣之欲去而詞若在
祖宗朝敢如此否臣竊謂門戶之積怨在
祖宗朝斷不敢然茲黨穴已張壁壘已固雖忠臣烈
士或抗言而輕虎鬚之將或隱痛而抱漆室之憂
語默即殊孤憤若一此皆超然門戶之外而思挽
乾綱于將弛扶
主勢于一尊然力短心長迹踈情淡安有爭衡之氣
決嚴見獨遲之機欲奈何因不肯降心附和遂以
爲彼亦一門戶此亦一門戶也
聖諭謂勿徇己私各立門戶又謂近日言官議論煩

多清濁不分一槩攻擊頃閣臣之請亦謂枚卜旣定門戶自消臣以爲欲分之消之惟有明是非而已夫言官主議論大臣主持衡今諸大臣非盡爲門戶人之所制也其練事久閱人多又非闇于是非之辨也終無一昌言正色爲

皇上剖白之者何哉蓋臣等事或偶摘特據職任之顯失不爲隱構之詞言或見容雖荷受善之虛懷耻作阿逢之態收之無益于飾美拂之不玷其生平若門戶之說則不然所愛則先意祇承甘效護法之勞掃除之役所憎則鑿空詆譏務加難堪之

醜不白之究逆之俱敗其身名順之亦藉其推挽
以故相率如閣臣所云苟且自完而不敢一秉至
公毅然主持也夫小臣猶藉賴大臣之折衷大臣
苟完賴
皇上之宸斷須累奉
俞旨批答未見明折是非以
皇上聰聖英明諸臣之才品趨向宜無不洞燭者豈
皇上亦憚門戶紛紜挑搆而借模稜爲主術耶不則
于邪正關未盡灼然第爲戒廸之語聽諸臣默自
領會耶抑不知 密勿大臣皆于票擬外就是就

非敷陳愷切密動 九重之慮照耶又不然近且
諸疏累擬是非本自較然或
皇上間有裁改反成晦冥世界耶天道晦冥則魑魅
跳梁而人跡歛人事晦冥則陰邪搆煽而 國是
危試觀中外臣工言及門戶無不搖手重足不啻
腹誹棄灰之禁所幸
皇上四十年培養之人心未盡淪胥尚有中立不倚
者捐一身之功名毀譽而維如綫之清議當事者
願等之爲門戶并欲消靡此公正敢憤之臣所以
拊心而長慟者也伏願

皇上亟檢諸臣章奏
勑下部院大臣公定當否當者採納實見施行否者
優容潛令媿屈庶是非既公嚚競自息將覆載之
大何不包荒議論保其常清門戶聽其仍守邦家
無杌棿之患人才無進折之虞大小諸臣亦得精
白一心期稱
皇上秉公奉職之
旨共遵蕩平正直之風矣臣濵海孤踪素耻依傍因
見比日嚴辟動稱門戶謹陳其槪恭候
聖裁盡爭是非不爭勝負者臣愚之朴誠欲精別亦

欲並生者

聖明之弘度但求眞是一定不妨反側自安臣非不

知一木難支將局難犯但懷嘗必吐義勿敢欺卽

門戶之人側目甘心之臣無所悔臣不勝惓惓矣

癸丑七月十三日